

雞肋編



昔曹孟德既平漢中欲因討蜀而不得進守之又難爲功操出教唯曰雞肋而已外莫能曉楊脩獨曰夫雞肋食之則無所得棄之則殊可惜公歸計決矣阿瞞之績無見於策而其空言竟著于後是豈非雞肋之腊邪然方其擲蘆煎鳧苾而餓于牆壁之間幸而得之雖不及於兔肩視牛骨爲愈矣予之此書殆類於是故以雞肋名之紹興三年二月九日清源莊季裕云

歐陽文忠有贈介甫詩云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憐心尚在後來誰與子爭先王荅云他日若能窺孟子終身何敢望韓公余少時聞人謂吏部

雞肋編

一

乃隱侯非文公也翰林詩無三千亦非太白後見沈約傳雖嘗爲吏部郎及稱謝眺云二百年無此詩謂由建安至宋元嘉二百三十餘年舉其全數耳自嘉祐上至唐元和餘二百五十年去元嘉則遠矣則吏部蓋指韓也鄭谷有題太白集詩云何事文星與酒星一時分付李先生高吟大醉三千首留著人間伴月明永叔所引但用沈二百年之語加於退之以對翰林三千首耳詩年之數安在如書馬數馬乎

筋履之謎載於前史鮑昭集中亦有之如一土弓長白水衣印金刀千里草之類其原出於反正止戈而後人因作字謎王介甫作字謎云兄弟四人兩人大一人立

地三人坐家中更有一兩口任是凶年也得過又作謎
云常隨措大官人滿腹文章儒雅有時一面紅粧愛向
風前月下至於酒席之間亦專以文字爲戲常爲令云
有商人姓名餽販金與錦至關關吏告之曰任餽任
入金錦禁急又云親兄弟日日昌堂兄弟木目相親兄
弟火火炎堂兄弟金令鈴又云撒地去土添水成池皆
無有能誦者

有爲字中一點謎云寒則重、疊、熱則四散分流兄
弟四人下縣三人入州在村裏只在村裏在市頭只在
市頭又爲疊字下兩點謎云兄弟二人同姓同名若要
識我先識家兄不識家兄知我爲誰又婦字謎云左七

雜助編

二

右七橫山倒出敵謎云將軍身是五行精日日燕山望
石城待得功成身又退空將心腹爲蒼生

京師賣生菜兄李子必摘其蒂不敢觸其實必留上衣
令勃、然人方以新而爲好至食者須雪去之元祐中
有李閱待制字子光朝中戲以爲謎云賣者不識買者
識蓋以識爲拭也

元豐中有以當時士人姓名爲對者如崔度崔公度王
韶王子韶又有江禹人亦戲云江禹隔江問巫馬期騎
馬無未有對者元祐中有石萬石授石州離石縣令人
訝其遠宦云要令後世無對元豐中又有馬子山騎山
子馬之句偶有姓錢人任衡水知縣人遂以錢衡水盜

水衡錢其人聞之大怒欲辨其事對者謝曰君雖實無且欲與山子馬爲偶耳

大觀中有曹孝忠本醫工也得幸於時遂任子爲文資擢置館閣其子因與父相詬旣至館中氣尚未平獨坐屏處時秋陽方烈爲日所射久不遷坐有同僚怪之問何故負暄乃大怒云家私間事闢公甚底問者初尚未悟久乃知之莫不傳笑旣而易爲他官又宗室仲輒知太宗正司以待漏院爲大小字如此者甚衆其長仲忽以聞亦罷此與前世澆手弄麀聚憂伏獵無以異矣又有楊通者任提舉學事官上殿劄子云人臣而持主斧偕秦名器遂行禁止刊於續降勅中亦可笑者

雜物類

三

杜子美石犀行云自免洪濤恣彫瘵與濟逝爲韻種萬首云信宿罷蕭洒與耳始同押後出塞云恐是霍嫖姚作平聲八仙歌押兩船字狄明府兩濟字洒字有三音而瘵但切側界去病爲票姚校尉服虔注漢書音飄搖顏師古云票音平妙反姚音羊召反票姚勁疾之貌也荀悅漢紀作票鷗字去病後爲票騎將軍尚取票姚之字耳今讀者音飄搖則不當其義也詩人拘於聲律取其意而略其義也如濟：清濟音雖同而義異故兩船字或者遂謂不上船爲蜀人以衣襟爲船余嘗至舟中問土人則不然後見范傳正太白新墓誌云玄宗汎白蓮池召公作序時公已被酒於翰苑中命高力士扶以

登舟杜之所歌蓋此事尔

黃魯直送張謨河東漕使詩云紫參可擬宜包貢青鐵
無多莫鑄錢時范忠宣帥太原方論治多鑄廣故物重
爲弊其子子夷亦能詩嘗云當易無字作雖乃可又一
篇云虎頭墨妙能頻寄馬乳蒲萄不待求議者又爲維
摩畫像一本足矣何用多爲蓋貶駁他人易於爲工也
孟子斥高子云固而不取武成之策况餘者乎

退之昭王廟詩今集中皆作丘原滿目余親到宜城祠
見刻爲丘墳韓公并在焉今之道稍遠人無汲者小城
郵氏之居猶想見也又題西林寺故蕭二郎中舊堂云
中郎有女能傳業伯道無兒可保家偶到匡山曾住處

雜助編

四

幾行衰淚落煙霞唐趙璘因話錄載此詩以保爲主下
二句云今日匡山過舊隱空將衰淚對煙霞

健兒之語見於晉段灼梁陳伯之傳至唐尤多余少時
過荆南白碑驛見豐碑刻唐官銜有招募健兒使其碑
石瑩白驛因得名或云後製大晟樂取石爲磬未知信
否

李杜蘇李之名尤著于世者以歷代所稱兼於文行政
也余嘗以一絕記其間者大義終全顯漢廷李固名標

八俊接英聲

李膺

文章萬古猶光焰

李白

疑是天私李

杜名居前曾是少陵師

蘇武

資歷文章亦等夷

蘇囁道

思若涌泉名海內

蘇頌

從來蘇李擅當時

處州龍泉縣多佳樹地名豫章以木而著也山中尤多古楓木其根破之文若花錦人取以爲几案盤器又雜以他木陷作禽鳥花草色像如畫他處所未見又出青甃器謂之秘色錢氏所貢蓋取於此宣和中禁庭製樣須索益加工巧

元祐中余始見士大夫有間用鐵裹咫尺之木以書傳言謂之東板旣便報荅又免謬誤其後事欲無迹者廢紙而用板浸爲金漆之類其製甚衆加以絨繩有盛以囊者至崇寧時家有數枚自非遠書公禮幾無用牋楮然利害所繫有濡紙而模印字畫以爲左驗者俗之薄惡亦可見矣

鳳翔府園有枯木下有石刻云昭宗手拓槐蓋爲中尉韓全誨等劫幸李茂貞軍朱全忠以兵圍城嘗徘徊其下也華州子城西北有齊雲樓基昭宗駐驛韓建軍嘗登其上賦菩薩蠻詞云安得有英雄迎歸大內中者是也其石隄谷在城西南十餘里殺十一王處今有堂作釋氏十王像焉

陳州城外有卮臺寺乃夫子絕糧之地今其中有一字王佛云是孔子像舊榜文宣王因風雨洗剝但存一字王而釋子附會爲一字王也其侍者冠服猶是顏淵之狀如杜甫之作十姨天下如是者蓋不可勝數

澧州有卒李文和者本僧徒犯罪坐黥能診太素脉知

人吉凶雖心性隱微皆可推測嘗診司法孫評云據脉當作僧道然不一有名無實幼時須曾出家不尔亦見於小字也問之果尔以多病嘗捨於釋氏小名行者余頗訝其別有他術云法中脉出寸口者當爲僧道今所出不多又或見或隱故以有名無實斷之後得其書以十二經配十二辰如五行家分宮之法身命運限亦各有術逐日隨支輪脉直事故目下災福纖悉皆可見其書序云本唐隱者董威輩以授張太素太素始行其術故以爲名後於京師四方多見診太素脉得名而未有如李文和者

杜子美詩云飯抄雲子白瓜嚼水精寒李義山河陽詩

雜助編

六

亦云梓澤東來七十里長溝復壑埋雲子世莫識雲子爲何物白彥博云其姑婿高士新爲吉州兵官任滿還都暑月見其榻上數囊更爲枕抱視之皆碎石勻大如烏頭潔白若玉云出吉州土人呼雲子石而周燾子演云雲子電也見唐小說而不記其書名義山謂埋於溝壑則非電明矣疑少陵比飯者是此石也

楊何字漢臣圃田人也登進士第爲南陽士掾狂率喜功劉汲作帥就辟幕府金人破鄧全家皆死於兵始在鄉校以薄德取怨於衆人嘲之曰牝驢牡馬生騾子道士師姑養秀才蓋謂其父本黃冠母嘗爲尼也

襄陽尹氏在唐世以孝第四經旌表今門閭猶存介甫

詩云四葉表閭唐尹氏一門逃世漢龐公而史不書余攝尉襄陽嘗得尹孝子母墓誌於卧佛僧舍以爲柱礎未暇取而罷然史之去取幸不幸者多矣

食物中有餛子又名環餅或曰即古之寒具也京師凡賣熟食者必爲詭異標表語言然後所售益廣嘗有貨環餅者不言何物但長歎曰虧便虧我也謂價廉不稱耳紹聖中昭慈被廢居瑤華宮而其人每至宮前必置檐太息大言遂爲開封府捕而究之無他猶斷杖一百罪自是改曰待我放下歇則箇人莫不笑之而買者增多東坡作僮耳隣居有老嫗業此請詩於公甚勤戲云纖手搓來玉色勻碧油煎出嫩黃深夜來春睡知輕重

雜助編

七

壓匾佳人纏臂金

米芾元章或云其母本產媪出入禁中以勞補其子爲殿侍後登進士第善書尤工臨摹人有古帖假去率多爲其模易真本至於紙素破汙皆能爲之卒莫辨也有好潔之癖任太常博士奉祠太廟乃洗去祭服藻火坐是被黜然亦半出不情其知連水軍日先公爲漕使每傳觀公積未嘗滌手余昆弟訪之方授刺則已須盥矣以是知其爲僞也宗室華源郡王仲御家多聲妓嘗欲驗之火會賓客獨設一榻侍之使數卒鮮衣袒臂奉其酒饌姬侍環於他客盃盤狼藉久之亦自遷坐于衆賓之間乃知潔疾非天性也然人物標致可愛故一時名

士俱與之遊其作文亦狂怪嘗作詩云飯白雲留子茶
甘露有兄人不省露兄故實叩之乃曰祇是甘露哥
耳大觀中至禮部貢外郎知淮陽軍卒

禮文云缺無若近時而婚喪尤為乖喪如親王納夫人
亦用拜先靈合髻等俗禮李廣結髮與匈奴戰謂始勝
冠年少時也故杜甫新昏別云結髮為君婦而後世初
婚嫁者以男女之髮合梳為髻謂之結髮甚可笑也其
不經不可以槩舉南方之俗尤異於中原

車駕在越嘗有一執政家娶婦本吳人也用其鄉法以
灰和蛤粉用紅紙作數百包令婦自登輿手不輟擲於
道中名曰護姑粉婦既至門以酒饌迎祭使巫祝焚楮

錢襍祝以驅逐女氏家親婦下與使女之親男女抱以
登牀尊章會客三爵之後其子出拜坐人設席子父傍
飲三盃乃行合髻等諸禮頗多異事如民家女子不用
大蓋放人縱觀處子則坐于榻上再適者坐于榻前其
觀者若稱歎美好雖男子怜撫之亦喜之而不以為非
也喪家率用樂衢州開化縣為昭慈太后舉哀亦然今
適隣郡人皆以為當然不復禁之如士族力稍厚者棺
率朱漆又信時日卜葬常遠且惜殯攢之費多停柩其
家亦不設塗甃至頓置百物于棺上如几案焉過卒哭
則不祭唯旦望節序薄具酒葺祭之亦不哭是可怪也
河朔山東養蠶之利踰於稼穡而村人寒月盜伐桑枝

以爲柴薪爲害甚大每有敗獲估贓不多薄刑不足以戒欲禁繫以苦之則憚於囚衆單州成武令聶志兗州人起於白屋知民間利病有獲此偷即依法決遣而據所徵贓錢隨多寡必分十限付於其家遠都保伍畏於逃逸係累之急甚於官司如限三日即已拘縻一月矣又量其情之重輕每限出頭加以箠楚雖欲一日併納贓罰里正諭意亦不聽輸於是一邑桑柘春陰蔽野人大受賜人有相讎害者於樹榦中去皮尺許令周匝謂之繫褻肚雖大木亦枯死有一夕傷數百株者此多大姓侵刻細民故以此報之也

雜考

蘭蕙葉皆如菖蒲而稍長大經冬不凋生山間林篁中花再重皆三葉外大內小色微青有紫文其內重一葉色白無文覆卷向下通若飛蟬之狀以春秋二時開莖短每枝一花者爲蘭莖長一枝數花者爲蕙本草載蘭草馬蘭澤蘭山蘭四種蘭草葉似澤蘭尖長有枝花紅白色而香生下溼地澤蘭生下地水傍葉似蘭草赤節四葉相值歧節間馬蘭生澤傍氣臭花似菊而紫山蘭生山側似劉寄奴葉無極不對生花心微黃赤又有木蘭乃大樹皆非騷人所歌詠者又云零陵香一名蕙草旣唯生零陵山谷而莖葉都不與蕙相類豈二物不入藥用而遺之乎後至衡州開化縣山間多春蘭而醫僧允濟謂蘭根即白薇也按白薇一名白幕又名薇草本

草乃云生平原川谷陶隱居謂近道處有之又與蘭小異然藥肆皆收貨爲白薇未知是否夷齊採食豈謂是邪味雖苦鹹大寒而無毒也

蕨有青紫二種生山間以紫者爲勝春時嫩芽如小兒拳人以爲蔬味小苦性寒生山陰者可煨金石葉大則與貫衆狗脊相類取置田中或燒灰用之皆能肥田又有狼衣草小者亦相似但枝葉瘦硬人取以覆牆又雜泥中以砌堦甃溢而難壞蕨根如枸杞皮下亦有白粉暴乾擣碎以水淘澄取粉蒸食如飴俗名烏糯亦名蕨衣每二十斤可代米六升紹興二年浙東艱食取蕨根爲糧者幾遍山谷而本草亦不載也

雜物類

十

世謂西北水善而風毒故人多傷於賊風水雖冷飲無患東南則反是縱細民在道路亦必飲煎水卧則以首外向簷下籬壁皆不泥隙四時未嘗有烈風又春多暴雨淋淫秋則常常苦旱曠如東坡詩云春雨如暗塵春風吹倒人皆不施於浙江也

越州在鑑湖之中繞以秦望等山而魚薪艱得故諺云有山無木有水無魚有人無義里俗頗以爲諱言及無魚則怒而欲爭矣又井深者不過丈尺淺者可以手汲霖雨時平地發之則泉出然旱不旬日則井已涸矣皆謂泉乃橫流故尔蓋減裂不肯深浚致源不廣也諺又云地無三尺土人無十日恩此語通二浙皆云

浙西諺曰蘇杭兩浙春寒秋熱對面廝啜背地廝說言其反覆如此又云雨下便寒晴便熱不論春夏與秋水波輕揚爲目漢三王策亦有五湖輕心之戒大抵人性類其土風西北多山故其人重厚朴魯荆揚多水其人亦明慧文巧而患在輕淺肝鬲可見於眉睫間不爲風俗所移者唯賢哲爲能耳

孫真人千金方有治虱癩方以故梳篦二物燒灰服云南人及山野人多有此猶未以爲信嘗泊舟嚴州城下有茶肆婦人少艾鮮衣靚粧銀釵簪花其門戶金漆雅潔乃取寢衣鋪几上捕虱投口中幾不輟手旁與人笑

雜類

二

語不爲羞而視者亦不怪之乃知方之所云爲不妄也又在劍川見僧舍凡故衣皆煮于釜中雖禪袴亦然虱皆浮於水上此與生食者少間矣其治蚤則置衣茶藥焙中火煬令出則以熨斗烙殺之

事魔食菜法禁甚嚴有犯者家人雖不知情亦流于遠方以財產半給告人餘皆沒官而近時事者益衆云自福建流至温州遂及二浙睦州方臘之亂其徒處處相煽而起聞其法斷葷酒不事神佛祖先不會賓客死則裸葬方殮盡飾衣冠其徒使二人坐于尸傍其一問曰來時有冠否則荅曰無遂去其冠逐一去之以至于盡乃曰來時何有曰有袍衣則以布囊盛尸焉云事之後

致富小人無識不知絕酒肉燕祭厚葬自能積財也又始投其黨有甚貧者衆率財以助積微以至於小康矣凡出入經過雖不識黨人皆館穀焉人物用之無間謂爲一家故有無礙被之說以是誘惑其衆其魁謂之魔王爲之佐者謂之魔翁魔母各誘化人旦望人出四十九錢於魔翁處燒香翁則聚所得緡錢以時納於魔王歲獲不貲云亦誦金剛經取以色見我爲邪道故不事神佛但拜日月以爲真佛其說經如是法平等無有高下則以無字連上句大抵多如此解釋俗訛以魔爲麻謂其魁爲麻黃或云易魔王之稱也其初授法設誓甚重然以張角爲祖雖死於湯鑊終不敢言角字傳云

何執中守官台州州獲事魔之人勘鞠久不能得或云何處州龍泉人其鄉邑多有事者必能察其虛實乃委之窮究何以雜物有數問能識其名則非是而置一羊角其中皆名之至角則不言遂決其獄如不事祖先裸葬之類固已害風俗而又謂人生爲苦若殺之是救其苦也謂之度人度多者則可以成佛故結集衆乘亂而起甘嗜殺人最爲大患尤憎惡釋氏蓋以戒殺與之爲戾耳但禁令大嚴每有告者株連旣廣又當籍沒全家流放與死爲等必協力同心以拒官吏州縣憚之率不敢按反致增多余謂薄其刑典除去籍財之令但治其魁首則可以弭也

余既書此未一歲而衢州開化縣余五婆者爲人
所告逃於嚴州遂安縣之白馬洞繆羅家捕之則
阻險爲拒殺害官吏至遣官軍平蕩兩州被患延
及平民甚衆殊可傷憫

南方多梟而比西北絕小龍泉人亦捕食云可以治勞
疾漢重五日以梟羹賜羣臣可驗其無毒然醫方不云
有治病之功也

天下方俗各有所諱亦有謂而然渭州潘原諱賴云始
太祖微時往鳳翔謁節度使王彥才得錢數千遂過原
州卧于田間而樹陰覆之不移至今猶存謂之龍潛木
至潘原與市人博大勝邑人欺其客也歐而奪之及即

雜勸編

三

位亡幾欲遷廢此縣故以賴爲耻然未知以欺爲賴其
義何見常州諱打爺賊云有子爲伍伯而父犯刑恐他
人撻之楚而自施杖焉雖有愛心於禮教則疏矣楚州
諱烏龜頭云郡城像龜形嘗被攻而術者教以擊其首
而破也泗州多水患故諱靠山子真州多回祿故諱火
柴頭連水地福多荒人以食蘆根爲諱蘇州人喜盜諱
言賊世云范文正乃平江人警夜者避不敢言賊乃曰
看參政鄉人是可笑也而京師僧諱和尚稱曰大師尼
諱師姑呼爲和尚南方舉子至都諱蹄子謂其爲爪與
獠同音也而秀州又諱佛種以昔有回頭和尚以姦敗
良家多爲所染故爾衛卒諱乾醫家諱顛狂皆陽盛而

然疑乾者謂健也俗謂神氣不足爲九百或以乾爲九數又以成呼之亦重陽之義耳蜀人諱雲以其近風也劉寬以客罵奴爲畜產恐其被辱而自殺浙人雖父子友朋以畜生爲戲語而對子孫呼父祖名爲傷毀之極在龍泉見村人有刻石而名蠻名嬌之類可耻賤者問之云欲人難犯又可怪也

天長縣炒米爲粉和以爲團有大數升者以胭脂染成花草之狀謂之炒團而反以炒團爲諱想必有說特未知耳

唐方伎傳云長社人張憬藏技與袁天綱埒載其相蔣儼等八九事甚異而劉義節傳云其子思禮相人於張

雜助篇

古

憬藏憬藏謂思禮位至太師後授箕州刺史益喜以太師位尊非佐命不可得乃結綦連耀謀反斬於市然則其術不無中否但采其中者稱之耳

世之以五行星曆論命者多矣今錄貴而凶終者數人方其盛時未有能言其末主之災也以此知陰陽家不足深泥唯正己守道爲可恃耳張邦昌元豐四年辛酉七月十六日亥時王黼元豐二年己未十一月初二日卯時燕瑛熙寧十年丁巳五月二十六日寅時聶山元豐元年戊午八月初十日卯時趙野元豐七年甲子正月十九日丑時朱勳熙寧八年乙卯十月二十六日申時王宗元豐元年戊午正月初六日子時蔡攸熙寧十

年丁巳 月 日 時鄧紹密熙寧六年癸丑九月
二十三日戌時又有同年十一月而日時如歲者童貫
皇祐六年三月初五日卯時

漢史云燕地初太子丹賓養勇士不愛後宮美女民化
以爲俗至今猶然賓客相過以婦侍宿嫁娶之夕男女
無別反以爲榮後頗稍止然終未改方南北通好每燕
席亦用娼妓聞半皆良家以色選差如中國之庸役更
代不以爲耻也後復燕山諸將嘗大會各指名以召諸
娼莫有至者怪而問之云待之輕薄故不來蓋以衆客
共要一妓始爲厚也凡娼皆用子爲名若香子花子之
類無寒暑必繫綿裙其良家仕族女子皆髻首許嫁方

雜考

五

留髮冬月以括萋塗面謂之佛粧但加傅而不洗至春
暖方滌去久不爲風日所侵故潔白如玉也今使中原
婦女盡汙於殊俗漢唐和親之計蓋未爲屈也
唐李道廣字太丘相武后元絃字天綱相玄宗皆陵之
後韓愈亦頽當之裔也見宰相世系表

春秋鄭伯突入于櫟注云鄭別都今河南陽翟縣陸德
明音翟徒歷反廣韻乃音宅魏翟璜漢翟公皆同音至
方進則又音狄未知各何所據也

扁鵲姓漢高祖傳顏師古音步典反千姓編乃音辯云
莊子有扁慶子陸德明音篇又符珍切

長孫順德喪息女感疾甚唐太宗薄之謂房玄齡曰順

德無剛氣以兒女牽愛至大病胡足卹太宗兒女三十
五人晉陽公主薨年十二帝閱三旬不常膳日數十哀
因以癯羸太子承乾廢欲立晉王未決至投牀取佩刀
自向既立晉王又謂長孫無忌曰公勸我立雉奴雉奴
仁懦得無爲宗社憂柰何豈不以兒女牽愛乎若引佩
刀欲堅羣臣之心謂之權術可也而日數十哀當忘無
剛氣之語矣

太宗常玩禁中樹曰此嘉木也宇文士及從旁美歎帝
正色曰魏徵常勸我遠佞人不識佞人爲誰今乃信然
玄宗在殿廷翫一嘉樹姜皎盛贊之帝遽令徙植其家
二主之相去以是可知矣王義方買第後數日愛庭中

雞肋編

十六

樹復召主人曰此佳樹得無欠償乎又予之錢此又足
見廉士之心也

李琮言者謂其湛甚廢務罷發運使笑曰遂與多酒慢
公爲對矣蓋諺語之著者而多酒之言亦見於北史

宣和壬寅歲自京師至關西槐樹皆無花老農云當應
來年之早與二麥不登已而信然諺云槐宜來歲麥棗
熟當年禾

彭城學中有古碑夜輒有聲如擊磬劉愿恭叔秦州入
行爲徐州教官云嘗聞之原州真寧縣要冊湫廟中崇
寧間衆碑津潤如流獨一碑否是歲多役宣和中復如

此

陝西沿邊地苦寒種麥周歲始熟以故黏齒不可食如
熙州斤麩則以掬灰和之方能捍切羊肉亦羶臊唯原
州二物皆美麩以紙囊送四旁為佳遺

二浙造酒皆用石灰云無之則不清嘗在平江常熟縣
見官務有燒灰柴曆漕司破錢收買每醅一石用石灰
九兩以朴木先燒石灰今赤并木灰皆冷投醅中私務
用尤多或用桑柴云朴木葉類青楊也李百藥為杜伏
威欲殺飲以石灰酒因大利瀕死既而宿病皆愈令南
人飲之無恙豈服久反得愈病之功乎

鄭州去京師兩程當川陝驛路有紀事詩十餘韻其切
當者南北更無三座寺東西只有一條街四時八節無

筵席半夜三更有界牌延州亦有詩云沙堆套裏三條
路石炭煙中兩座城又云土洞裏頭行十日山棚上面
住三年謂中倚高山自過蒲中行土谷中十程始到也
寧州亦云雞足斜分三道水蛇腰慢轉一條街蓋州依
山而立通衢宛轉而上也三水會于城下故驛名三河
謂九陵三橋馬嶺皆合流於涇九陵河在東南出慶州
華池縣千子山川中九堆如陵故名三橋河在城西北
自襄樂界來不知其源馬嶺河在城西自慶州樂蟠縣
界天固府下流至縣水經注云洛水一名馬嶺川俗謂
寧州有三不可斬蹴踠豨豆言地峻不可住也河南亦
有詩云憲州渾如枉死市奇嵐彷彿似陽間邠州有十

雞肋編

卷七

拘謂雪下炭賤雨下水貴出北門遊西湖等

建炎三年七月余寓平江府長洲縣彭華鄉高景山北
白馬澗張氏舍時山上設烽火夕舉以報平安留月餘
即過浙東臨行書一絕于壁間云昔年隨牒佐邊侯愁
望長安向戍樓今日衰頹來澤國又看烽火照長洲是
冬金人犯杭越明年春由平江以歸白馬澗去城十八
里張氏數宅百餘區盡被焚毀獨留余所居於壁邊題
耿先生到此不燒七字

諺云麥過人不入口靖康元年麥多高於人者既熟火
雨所損十八

順昌种谷道人云大風先倒無根樹傷寒偏死下虛人

雞肋論

六

王恬智叟云犯色傷寒猶易治傷寒犯色最難醫王丹
元素云治風先治脾治痰先治氣皆衛生之要也

人家養雞雖百數獨一擅場者乃鳴餘莫敢應故諺謂
一雞死後一雞鳴嘗在處州斂川見佑聖僧舍養二雄
雞每啼則更互競發飲啄栖游亦不相鬪古云兩雄不
並栖此豈無所競而然邪廣南則羣雄競鳴又不可解
也

小人之相亦多其易驗者有一絕載云欲識爲人賤先
須看四般飯遲倚屎疾睡易一作重著衣難蓋無不應者

也

寧州要冊秋廟殿壁山水皆范寬所畫土地堂壁有包

氏畫虎趙評事馬皆奇筆廟東興教院人物亦寬畫張
芸叟謂面目大小銳失王者之相蓋人物非所工者後
殿有甘草一枝長二丈餘其大如臂亦異物也

寧州龍興寺有開元二十二年所寫華嚴經記唐忌辰
文德皇后六月二十一日大聖天后十一月二十六日
高宗天皇大帝十二月初四日而史有遺其崩日者
河間老卒云蠶子最耐寒熱臘月八日或二十三日以
新水浴過至三月間雖熱而桑未可採則以綿絮裹置
深密處則不生欲令生則出置風日中每槌間用生地
黃四兩研汁洒桑葉伺之則取絲多於其他白樂天地
黃詩云與君啖老馬可使照地光二者當俱可信也漢

雜考編

元

水漁者取蠶腸以作釣絲云雖掛千斤亦不斷長只數
寸蓋皆未吐之絲耳南人養蠶室中以熾火逼之欲其
早老而省食此其絲細弱不逮于北方也本草謂蠶婦
不可食苦蕒令蠶爛壞處州人言此菜家養蠶不聞
有損方書有治蠶齧藥亦未嘗聞見被傷者

汝陰尉李仲舒漢臣山陽人生平戒殺云釋教令置虱
於綿絮筒骨中久亦飢死有人教使置青草葉上經宿
沾露則化為青蟲飛去嘗試之信然皆背拆而化

生薑苗鋪薦席下去壁虱椒葉能辟蚤狗舌草花亦然
此草葉如狗舌夏秋生細花始白漸黃無甚香臭花莖
長出葉上根已枯而葉不枯俗又名狗蚤花剉細以乾

薑滋味和之作餛飩餅夾食之已泄利葉擣如泥可煨
硫黃原人裴棐和之云嘗用之也

本朝借緋紫服者皆不佩魚紹聖中有引白樂天罷忠
州刺史還朝詩云無柰嬌癡三歲女繞腰啼哭覓銀魚
自是始并魚皆借然未赴已替在朝皆不服出國門乃
衣而唐牛叢以司勳員外郎為睦州刺史帝面賜金紫
謝曰臣今衣刺史所假緋即賜紫為越等乃賜銀緋豈
唐制赴日許服于朝罷日則否與今為異乎

余嘗行役元日至鄧州順陽縣家閉戶無所得食令
僕叩門糴米其家輒叫怒謂驚其家親卒不得賴蔓菁
根有大數斤者煮之甘軟遂以充腸寧州臘月八日人

雜物編

二十

家競作白粥於工以柿栗之類染以衆色為花鳥象更
相送遺浙人七夕雖小家亦市鵝鴨食物聚飲門首謂
之喫巧不慶冬至惟重歲節澧州除夜家爆竹每發
聲即市人羣兒環呼曰大熟如是達旦其送節物必以
大竹兩竿隨之廣南則呼萬歲尤可駭者寧州城倚北
山遇工元即於南山巔維一繩下達其麓以瓦缶盛薪
火貫以環索自上墜下遙望如大奔星土人呼為彗星
燈襄陽正月二十一日謂之穿天節云交甫解佩之日
郡中移會漢水之濱傾城自萬山泛綵舟而下婦女於
灘中求小白石有孔可穿者以色絲貫之懸插於首以
為得子之祥湖北以五月望日謂之大端午泛舟競渡

逐村之人各爲一舟共雇一人凶悍者於船首執旗身掛楮錢或爭馱毆擊有致死者則此人甘鬪殺之刑故官司特加禁焉成都自上元至四月十八日遊賞幾無虛辰使宅後圃名西園春時縱人行樂初開園日酒坊兩戶各求優人之善者較藝于府會以骰子置於合子中撼之視數多者得先謂之撼雷自旦至暮唯雜戲一色坐于閱武場環庭皆府官宅看棚棚外始作高檯庶民男左女右立於其上如山每譚一笑須筵中闕堂衆庶皆噓者始以青紅小旗各插於塾上爲記至晚較旗多者爲勝若工下不同笑者不以爲數也浣花自城去僧寺

忘其

凡十八里太守乘綵舟泛江而下兩岸皆民

雜物編

五

家絞絡水閣飾以錦繡每綵舟到有歌舞者則鈎簾以觀賞以金帛以大艦載公庫酒應遊人之家計口給酒人支一升至暮遵陸而歸有騎兵善於馳射每守出城必奔驟於前夾道作棚爲五七層人立其上以觀但見其首謂之人頭山亦分男左女右至重九藥市於謙門外至玉局化五門設肆以貨百藥犀麝之類皆堆積府尹監司皆步行以閣又於五門之下設大尊容數十斛置盃杓凡名道人者皆恣飲如是者五日云亦間有異人竒詭之事方太平盛時公私富實上下佚樂不可一載也如澧州作五瘟社旌旗儀物皆王者所用惟楮傘不敢施而以油冒焉以輕木製大舟長數十丈舳艫

檣柂無一不備飾以五采郡人皆書其姓名年甲及所爲佛事之類爲狀以載于舟中浮之江中謂之送瘟成都元夕每夜用油五千斤他可知其費矣

建炎元年秋季余自穰下由許昌以趨宋城幾千里無復雞犬井皆積尸莫可飲佛寺俱空塑像盡破胃背以取心腹中物殞無完樞大達已蔽於蓬蒿菽粟藜藿亦無人采刈至咸平僧舍有金剛經一藏帶帙皆爲人取去散棄墻壁間乃太平興國中所賜字畫紙飾頗極精好後見家人輩私攜其三卷以來常念欲轉以授人值歐陽延世慶長與二弟自海陵過常熟相遇偶話泰州近有一士子少年因遊城隍廟見塑婦人而關三木傍有

雜勸編

五

獄吏展案牘者乃戲解其縲於牘上書一放字是夕遂夢至廟中獄吏詰以婦人對詞未竟君輒縱去當復爲我攝之士子譖不謂行吏前捉其臂已覺酸楚久之又擊其背痛苦弗堪乃告之曰吾能誦金剛經幸見恕吏即引之見王召令升殿誦之但至第四分曰不能嘿誦但常讀耳王命吏取經頃刻已至視之乃其家本也讀至第六王乃起立廷下之人無數皆合掌嘿聽至卷終王語吏云可放其去失囚當自求之吏乃送士子出門以衣袖拂其背痛即頓除而喜於得脫忘使治捉臂之處旣覺明日命僧誦經廟中以爲陰報而臂上遂發大疽破潰月餘方愈慶長兄弟親所聞見亦欲持誦此

經恨無善本遂以與之信幽冥之中不可以欺真實之語其利爲博也

靈棊卦三上二中一下名曰送貨亦曰初吉繇文曰客從南來遺我良財寶貨珍玩金椀玉盃晉顏幼明解曰以陰處中應乎外陽有朋遠來不亦宜乎南者陽位故曰南來寶貨珍玩貴人之資也金椀玉盃良宴之具也宋何承天亦以爲大吉之卦楊文公在翰苑卜得之忽有金帛之賜吳玘任宗正少卿亦得此卦遂遷給事中賜對衣金帶鞍馬而南史載齊江謚武帝出爲東海太守未發憂甚以奕棊占卦云有客南來金椀玉盃及詔賜死果以金嬰盛藥鳩之然則繇文如卦影之象雖人各有其應而吉凶特未定也豈禍福天之所秘終不容人推測乎

雜考編

三

寒食火禁盛於河東而陝右亦不舉爨者三日以冬至後一百四日謂之炊熟日飯麪餅餌之類皆爲信宿之具又以糜粉蒸爲甜團切破暴乾尤可以留久以柳枝插棗糕置門楣呼爲子推留之經歲云可以治口瘡寒食日上冢亦不設香火紙錢掛於塋樹其去鄉里者皆登山望祭裂冥幣於空中謂之擘錢而京師四方因緣拜掃遂設酒饌攜家春遊或寒食日陰雨及有墳墓異地者必擇良辰相繼而出以太原本寒食一月遂謂寒食爲一月節浙西人家就墳多作庵舍種備具至有

簫鼓樂器亦儲以待用者

後漢禮儀志立春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師百官皆衣青衣郡國縣道下至計食令史皆服青幘青幘施土牛耕人于門外以示兆民而今世遂有造春牛毛色之法以歲干色爲頭支色爲身納音色爲腹立春日干色爲角耳尾支色爲脛納音色爲蹄至於籠頭繩索與策人衣服之類亦皆以歲日爲別州縣官吏執鞭擊之以示勸農之意而庶民遂碎其牛又不知何理所在小人莫不爭奪而河東之人乃謂土牛之肉宜蠶兼辟瘟疫得少許則懸於帳上調水以飲小兒故相競有致損傷者處：皆用平旦而衢州開化縣須俟交氣時刻有至立春日之夜而土牛么麼僅若狗犬其陋尤可笑也漢志又載季冬之月立土牛六頭於國都郡縣城外丑地以送大寒今時無有行者

雜勸編

五

漢文帝贊云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爲飾因其山不起墳劉向以成帝營昌陵不成復歸延陵制度泰奢上疏諫曰孝文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以爲則而晉史愍帝建興三年六月盜發漢霸杜二陵及薄太后陵太后面如生得金玉綵帛不可勝紀時以朝廷草創服章多闕勅收其餘以實內府而史不言何陵之物遂使後世疑瓦器爲不然按赤眉在長安發掘諸陵取其寶貨遂汙辱吕后屍凡有玉匣殮者率皆如生宋

太祖皇帝即位自周文武而下凡掩三十六陵而漢文亦在其間皆唐末五代之所發者蓋樸金之人但見巍然大冢安知其中為無有自非不封不樹則未有不發之墓也世云張耆侍中晏殊丞相墓皆被盜張以所得甚厚故不傷其尸而晏以徒勞遂破其頭顱而去此又儉葬之害是亦不幸非常理可論也今葬者必瘞誌文蓋備其必發不然何用置於壙中乎

江浙無兔繫筆多用羊毛惟明信州為佳毛和柔而不攣曲亦用鹿毛但脆易秃湖南二廣又用雞毛尤為軟弱高麗用狸毛反太堅勁也其用鼠須止一兩莖置筆心中如狸毛則見於唐史疑亦太弱南方春夏梅雨

雜考編

五

蒸濕墨皆膠敗滯筆而無光徽州世出墨工多佳墨云以置灰中則陰潤不能壞也

建中靖國初韓忠彥曾布同為宰相曾短瘦而韓偉岸每並立廷下時謂龜鶴宰相滕甫亦魁梧而滕待之厚游處未嘗不與之俱人呼為內翰夾袋子秦觀之子湛大鼻類胡人而柔媚舌短世目之為嬌波斯有揚州人黎珣字東美崇寧中作郎官監司又有京師開書舖人陳詢字嘉言皆以貌像呼為蝦蟆而瓊林苑西南一亭地界近水俗號蝦蟆亭天清寺前多積潦亦名蝦蟆窩都中輕薄子戲詠蝦蟆詩曰佳名標上苑窩窟近天清道士行為氣梢工打作更嘉言呼舍弟東美是家兄莫

向南方去將君煮作羹

初虞世必用方載官片大臘茶與白礬二物解百毒以爲奇絕 本草茶茗并椹皆一種俱無治毒之功後見劍川僧志堅云向遊閩中至建州坤口見土人競採鹽麩木葉蒸搗置模中爲大方片問之云作郊祀官中支賜茶也更無茶與他木然後知此茶乃五倍子葉耳以之治毒固宜有効五倍子生鹽麩木葉下故一名鹽麩桃衢州開化又名仙人膽陳藏器云蜀人謂之酸楠又名醋楠吳人呼爲鹽按玉篇楠字皮秘切云木名出蜀中八月中吐穗如鹽可食味酸美本草云出吳蜀山谷余疑五倍子乃吳楠子聲訛而然耳

難助編

五

瘡發於足脛骨傍肉冷難合色紫而癢者北人謂之臙瘡南人呼爲胛瘡其實一也然西北之人千萬之中患者乃無一二婦人下實血盛尤罕斯疾南方婦女亦多苦之蓋俗喜飲白酒食魚鮓嗜鹽味而鹽則散血走下魚乃發熱作瘡酒則行藥有毒三物氣味皆入於脾胃而足胛之間二脉皆由故瘡之發必在其所素問云魚鹽之地海濱傍水民食魚而嗜鹹魚者使人熱中鹽者勝血鹽發瘡則熱中之信又本本草酒大熱有毒能行百藥服石癰瘍血熱而弱故又本本草酒大熱有毒能行百藥服石人不可長以酒下遂引藥氣入于四肢滯血化爲癰疽今白酒麩中多用草烏頭之類皆有大毒甚於諸石釋

經謂甘刀刃之蜜忘截舌之患況又害不在於目前者乎諺謂病從口入禍從口出信矣

杜子美有贈憶李白及寄姓名於他詩者凡十有三篇昔遊詩云昔者與高李晚登單父臺又有登兗州城樓詩蓋魯碭相隣而太白亦有魯郡堯祠送別長句雖不著爲誰而作然二公皆嘗至彼矣世謂太白惟飯穎山一絕外無與少陵之詩史稱蜀道難爲杜而發二公以文章齊名相從之歎不應無疇唱贈送恐或遺落耳按工部第二高適嚴武諸公皆呼杜二今白集中有魯郡東石門送杜二子詩一篇余謂題下特脫一美字耳杜贈白詩云秋來相顧尚飄蓬而李有秋波落泗水飛蓬

雜考

五

各自遠云以此考之各無疑者俗子遂謂翰林爭名自絕因辨是詩以釋爭名之謗醉別復幾日登臨遍池臺後言石門路重有金樽開秋波落泗水海色明但徠飛蓬各自遠且盡林中盃又有送友人尋越中山水詩云聞道稽山去偏宜謝客才此中多逸興早晚向天台少陵壯遊詩云東下姑蘇臺已具浮海航剡溪蘊秀異欲罷不能忘歸帆拂天姥中歲貢舊鄉李所謂友人者疑亦子美也

大人以大對小而言耳而世惟子稱父爲然若施之於他則衆駭笑之矣今略舉經史子傳之所云以證其失焉易乾卦九五飛龍在天大人造也注大人謂賢人君

子論語畏大人注大人即聖人孟子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注大人謂國君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謂輔臣大人正己而物正謂大丈夫不爲利害動移者養其小者爲小人養其大者爲大人注務口腹者爲小人治心志者爲大人如大人弗爲大人者言不必信義亦類此惟漢高祖云始大人以臣爲亡賴霍去病云不早自知爲大人遺體崔鈞云大人少有英稱晉陳騫云大人大臣唐裴敬彝云大人病痛無微然皆呼其父而疏受叩頭曰從大人議則又名其叔張博云王遇大人益解范滂惟大人割不忍之恩蓋謂其母唐柳宗元謂劉禹錫之母亦曰無辭以白其大人蘇章傳蘇純云輔號爲大

雜考編

五

人注大人長老稱尊事之也岑彭傳韓歆南陽大人注謂大家豪右高駢傳女巫王奉先謂畢師鐸曰楊州災有大人死秦彥曰非高公邪呼韓邪單于傳大人相難久之後漢北匈奴大人車利涿唐蓋蘇文父爲東部大人則夷狄亦指尊長爲大人也梁元帝金樓子云荆間有人名戎此人向父稱我向子恒稱名此其異也又有名子爲大人者此人恒呼子爲大人此尤異也又且鞮侯單于謂漢天子我丈人行注丈人尊老之稱也故荆軻傳高漸離家丈人召使前擊筑杜甫贈韋濟詩云丈人試靜聽而柳宗元呼妻父楊詹事丈人母獨孤氏爲丈母故今時惟婿呼婦翁爲然亦不敢名尊老以畏譏

笑至呼父爲爹謂母爲媽以兄爲哥舉世皆然問其義則無說而莫知以爲媿風俗移人咻於衆楚豈特是而已哉爹字雖見於南史梁始興王憺云始興王人之爹救人急如水火何時復來乳哺我荆云方言謂父爲爹乃音徒我切又與世人所呼之音異也

王逸少好鵝曹孟德有梅林救渴之事而俗子乃呼鷺爲右軍梅爲曹公前人已載尺牘有湯燭右軍一隻蜜浸曹公兩瓶以爲笑矣有張元裕云鄧雍嘗有柬招渠曰今日偶有魚左軍者已令具麪幸過此同享初不識左軍爲何物旣食乃鴨也問其所名之出在鵝之下且淮右皆有此語鄧官至待制典荊州洵武樞密之子俗

雜初編

完

人以泰山有丈人觀遂謂妻母爲泰水正可與左軍爲對也

金虜那知鼎重輕指蹤元是漢公卿襄陽只有龐居士受禪碑中無姓名人云呂本中居仁詩也而其父好問在圍城中豫請立張邦昌之人遂爲僞楚門下侍郎有無名子大書此絕于常山縣驛云呂本中罵厥頑之作云

衢州山縣每春時昏翳如霧土人謂之黃沙落云有沙墮於田苗果菜之中皆能傷敗沾桑葉尤損蠶中人亦能生疾是亦嵐瘴之類也惟雨乃能解之

明州大梅山長老法英少有道譽兼通外學後退居在

東都淨因院嘗有堂僧以十二時歌贊之既去即擲之於地曰是何亂道不謂其僧佇立戶內皆聞見之已而僧自他適久之忽大理寺捕法英者付獄而京師勘鞠初到皆未示問目但責其以何事到官致有非所治而自狀其過者英對以不知所犯於是桎足縛之仰卧牢工以書卷令讀盡僧之法名凡數千名問令供孰與相識閱之累日乃記贊歌之人遂以告獄吏吏詢遊從因由即具道素不交關但嘗一見而有輕笑其文之憾恐挾此誣詆其僧乃張懷素之黨云與英結謀入蜀爲亂究之既無實迹詢其妄引之由果見薄之恨也其僧坐死英得釋放傷人之言深於矛戟信可爲戒一毀其文而遽以死逮之爲報之酷亦太甚矣

浙中少皂莢澡面浣衣皆用肥珠子木亦高大葉如槐而細生角長者不過三數寸子圓黑肥大肉亦厚膏潤於皂莢故一名肥阜人皆蒸熟暴乾乃收京師取皂莢子仁煮過以糖水浸食謂之水晶阜兒車駕在越北人亦取肥珠子爲之食者多苦腰痛當是其性寒故也本草不載竟莫知爲何木或云以沐頭則退髮而南方婦人竟歲才一沐止用灰汁而已

天自東而西爲左轉一晝夜一周日月自西而東爲右行月一月日一歲乃周天行速故日月附天東出而西沒古人譬之如蟻行磨工磨左旋而蟻右動磨急而蟻

緩故但見蟻隨磨轉也釋氏每言偏袒右肩右跏右遶華嚴經淨行品云右遶於塔當願衆生所行無逆成一切智所謂順者如右臂之內向日月之東行是矣而今僧徒行道與轉輪經藏皆自東南以至西北乃左遶而逆行行李長者於合論中亦辨此失但衆習已久莫能正之耳

寅午戌月世人多齋素謂之三長善月其事蓋出於佛書云大海之內凡有四洲中國與四夷特南瞻部一洲耳天帝之宮有一鏡能盡見世間人之所作隨其善惡而禍福之輪照四洲每歲正五九月正在南洲故競作善以要福至唐高祖武德二年遂詔天下自今正月五

雞肋編

三

月九月不行死刑禁屠殺而今世仕宦之人以此三月爲惡月不肯交印視事或謂唐之節度使與刺史凡有兵者初至當犒設而此三月禁屠故遷避而他官亦循倣爲之也今又有二反之法凡數家具六位者以正月九月爲上反五月爲下反或云兀瓦言其破兀言其危忌於臨官其八卦者以巽爲上瓦坤爲下瓦皆以年起月以月起日又不知其術自何而有也

高宗南幸舟方在海中每泊近岸執政必登舟朝謁行於沮洳則躡芒鞋呂元直時爲宰相顧同列戲曰草屨便將爲赤舄旣而傍舟水深乃積稻稈以進參政范覺民曰稻稽聊以當沙堤

高衛黎確爲吏部侍郎孟度爲戶部侍郎髭髮皆白而趨朝立班常相隨時呼爲三清孟年未老而早白給事中洪擬戲之曰公乃借補老君也蓋是時文武官多借補者高大忠在待漏舍忽語黎孟曰吾三人趨朝當獨早於他官二公問其故曰三老五更自有故事尚何疑乎

趙普以佐命功封韓王車駕在臨安趙子畫韓肖胄王衣同爲貳卿時人目之爲趙韓王

周曼衢州開化縣孔家步人紹興二年以特奏名補右迪功郎授潭州善化縣尉待闕有人以東興之往尋周官人家曼怒曰我是宣教甚喚作官人看汝主人面不

雜錄

三

欲送汝縣中喫棒又嘗夜至邑中靈山寺以知事不出參呼而捶之曰我是國家命官怎敢恁地無去就欲作狀解官羣僧禱之且令其僕取賂而已曾乾曜有醜奴兒詞十三首皆詠外州風物其一云驀地廝看時赤怕那迪功郎兒氣岸昂：因權縣廳子叫道宣教請後有無限威儀先自不相知取奉著剗地胡揮甚時得歸京裏去兩省八座橫行正任却會嫌卑令勸周所爲則曾詞模寫已大柰富貴矣

油通四方可食與然者惟胡麻爲上俗呼脂麻言其性有八拗謂雨暘時則薄收大旱方大熟開花向下結子向上炒焦壓榨才得生油膏車則滑鑽鍼乃溢也而河

東食大麻油氣臭與荏子皆堪作雨衣陝西又食杏仁紅藍花子蔓菁子油亦以作燈祖珽以蔓菁子薰目致失明今不聞爲患山東亦以蒼耳子作油此當治風有益江湖少胡麻多以桐油爲燈但煙濃汙物畫像之類尤畏之沾衣不可洗以冬瓜滌之乃可去色清而味甘悞食之令人吐利飲酒或茶皆能蕩滌蓋南方酒中多灰尔嘗有婦人誤以膏髮粘結如椎百治不能解竟髡去之又有旁毗子油其根即烏藥村落人家以作膏火其煙尤臭故城市罕用烏相子油如脂可灌燭廣南皆用處婺州亦有潁州亦食魚油頗腥氣宣和中京西大歡人相食煉腦爲油以食販於四方莫能辨也

雜物編

五

本草麻蕒一名麻勃云此麻花上勃者故世人謂塵爲勃土果木諸物上浮生者皆曰衣勃和麩而以乾者傳之亦云麩勃浙人以米粉和羹乃謂之米悖音佩而從力者韻無兩音大業雜記載尚食直長謝諷造淮南王食經有四時飲凡三十七種並加米糲乃如此書如茶飲茗飲桂飲酪音皆然未知與今同也否

定州織刻絲不用大機以熟色經於木杼上隨所欲作花草禽獸狀以小梭織緯時先留其處方以雜色線綴於經緯之上合以成文若不相連承空視之如彫鏤之象故名刻絲如婦人一衣終歲可就雖作百花使不相類亦可蓋緯線非通梭所織也單州成武縣織薄縑脩

廣合於官度而重才百銖望之如霧著故浣之亦不純
疎隲陵有一種綃幅甚狹而光密蠶出獨早舊嘗端午
充貢涇州雖小兒皆能撚茸毛為線織方勝花一疋重
只十四兩者宣和間一疋鐵錢至四百千又出嵌鍮石
鐵石之類甚工巧尺一對至五六千番鑷子每枚兩貫
邠寧州出綿紬鳳翔出鞍瓦其天生曲材者亦直數十
緡原州善造鐵銜鐙水繩隱花皮作鞍之華好者用七
寶鑲廁飾以馬價珠多者費直千緡西夏興州出良弓
中國購得之每張數百千時邊將有以十數獻童貫者
河間善造篋刀子以水精美玉為靶鈹鏤如絲髮陳起
宗為詹度機宜罷官至有數百副衢州開化山僻人極
麋魯而製茶籠鐵鎖亦佳蘇州以黃草心織布色白而
細幾若羅縠越州尼皆善織謂之寺綾者乃北方隔織
耳名著天下婺州紅邊貢羅東陽花羅皆不減東北但
絲縷中細不可與無極臨棣等比也

玄宗初立姚崇為宰相張說以素憾懼潛詣岐王申款
崇他日朝衆趨出崇曳踵為疾狀帝召問之對曰臣損
足曰無甚痛乎曰臣心有憂痛不在足問以故曰岐王
陛下愛弟張說輔臣而密乘車出入王家恐為所誤故
憂之於是出說相州開元二十四年帝在東都欲還長
安宰相裴耀卿等建言農人場圃未畢須冬可還李林
甫陽蹇獨在後帝問故對曰臣非疾也願奏事二都本

帝王東西宮往來何所待時假令妨農赦所過租賦可也帝大悅即駕而西後竟罷耀卿李林甫居位十九年卒蕩覆天下林甫之術蓋祖於崇也以唐虞伊周之美而賊亂之人猶假以為惡況資權譎者乎

潁昌府城東北門內多蔬圃俗呼香菜門因更修見其鐵樞鑄字云風和二年六月造紀元之名不見載籍門西道北有晁錯廟范忠宣再典許州有惠政邦人為營房祠於廟旁掘地得古井不以甃甃而陶瓦作圈如蒸炊籠牀之狀高尺許皆以子口相承而上世罕此製亦莫知何時所初也余後官五原隣郡如鎮戎懷德邊寨皆流沙不可鑿井教以此製遂獲其利

陝西地既高寒又土紋皆豎官倉積穀皆不以物藉雖小麥最為難久至二十年無一粒蛀者民家只就田中作窖開地如井口深三四尺下量蓄穀多寡四圍展之土若金色更無沙石以火燒過絞草絙釘於四壁盛穀多至數千石愈久亦佳以土實其口上仍種植禾黍滋茂於舊唯叩地有聲雪易消釋以此可知夷人犯邊多為所發而官兵至虜寨亦用是求之也江浙倉庾去地數尺以板為底稻連稈作把收雖富家亦日治米為食積久者不過兩歲而轉地早濕而梅雨鬱蒸雖穹梁屋間猶若露珠點綴也

杜預好後世名刻石為二碑紀其勲績一沈万山之下

一立峴山之工曰焉知此後不為陵谷乎余嘗守官襄陽求峴山之碑久已無見而万山之下漢水故道去鄧城數十里屢已遷徙石沈土下那有出期二碑之設亦徒勞耳今州城在峴兩山之間劉景升墓在城中蓋非古所治也峴山在東上有羊叔子廟万山在西元凱祠在焉去三顧門四里山下乃王粲井石欄有古篆刻今移在州宅後圃過山十餘里即隆中孔明故居之地亦有祠其前小山名作樂相傳躬耕歌梁甫吟於此万山又名小峴或曰西峴故子美詩云應同王粲宅留井峴山前孟浩然葬鳳林關外後人遷其墓碑於谷隱寺中遂失冢所在習池在鳳林寺山北岸為漢江所蓄甚迹

數十年後當不復見矣

衛瓘家人炊飯墮地盡化為螺歲餘及禍石崇家稻米飯在地經宿皆化為螺人以爲滅族之應鄭注敗前褚中藥化為蠅數萬飛去裴楷家炊黍在甑或變如拳或作血或作蕪菁子暮年而卒

筆談載陝右以蟹辟瘧鬼余在安定嘗會客曹黃中庸食蝦駒不去殼齒齧皆傷遂擲去之都監楊璋見瓊枝皆撥去曰不喜食此脆骨游師雄景叔長安人范丞相得新沙魚皮煮熟翦以爲羹一縷可作一甌食既范問游味新覺勝平常否荅云將謂是餼餼已哈了蓋西人食麩幾不嚼也南人罕作麩餌有戲語云孩兒先自睡

不穩更將捍麩杖柱門何如買箇胡餅藥殺著蓋譏不
北食也建炎之後江浙湖湘閩廣西北流寓之人遍滿
紹興初麥一斛至萬二千錢農獲其利倍於種稻而佃
戶輸租只有秋課而種麥之利獨歸客戶於是競種春
稼極目不減淮北

晉何曾日食萬錢猶曰無下箸處其子劭亦有父風一
日之供以錢二萬為限王愷乃踰於劭一食萬錢猶曰
無可下箸處而唯曾著於世者以李翰蒙求有何曾食
萬之語也

先公元祐中為尚書郎時黃魯直在館中每月常以史
院所得筆墨來易米報謝積久尺牘盈軸目之為乞米

雜錄

五

帖後領漕淮南諸公皆南遷率假舟兵以送其行故東
坡到惠州有書來謝云蒙假二卒大濟旅途風水之虞
感戴高誼無以云喻方走海上益遠言之悵焉永慨余
池飭寶之崇寧初晁無咎嘗跋其後曰明月之珠夜光
之璧以暗投人則莫不按劍而相盼况嗜好吳越哉季
裕加於人數等矣又有昭陵於金花盤龍牋上飛白清
淨二字其六點作魚龍鳥獸之象乃王著所獻三百點
中所無者又十幅紅羅工飛白二十字本牛行王旦相
家物東坡書白紵詞與四學士各寫其詩詞凡二十軸
懸之照耀堂宇為利誘勢脅於大觀之後幸能保守靖
康中穎川遭金虜之禍化為煙塵往來于心迄今不能

已已珠玉可致而此不可再得是可恨也

汝陰潁上縣與壽春六安爲隣夾淮爲二鎮號東西正陽其西屬潁鎮城之中有塼浮屠下葬西域僧佛陀波利其石刻載其與僧伽俱來終於正陽云後若干年僧伽緣盡彼當代其揚化今亦下臨淮流雖大漲不過塔基之陞東坡守潁有文祭之禱雪即應一方事之甚嚴建炎元年泗州浮門內火發未及普照寺而塔中已燄出一藝皆盡僧伽真像僧徒僅能營救別建殿以庇方就而胡寇已來又皆燒毀城中遂成丘墟或云真像胡人負之北去疑釋子諱爲灰煙也然劫燒之來麗於形質孰不歸空數緣旣盡雖云堅固亦自當滅豈佛陀之

識將在是乎

雜助編

五

管中窺豹世人惟知爲王獻之事而其原乃魏武令中語也魏志注建安八年庚申令曰議者或以軍吏雖有功能德行不足堪任郡國之選故明君不官無功之臣不賞不戰之士治平尚德行有事賞功能論者之言一似管窺虎豹

靖康初罷舒王王安石配享宣聖復置春秋博士又禁銷金時皇弟肅王使虜爲其拘留未歸种師道欲擊虜而議和旣縱其去遂不講防禦之備太學輕薄子爲之語曰不取肅王廢舒王不殺大金禁銷金不議防秋治春秋其後胡人連年以深秋弓勁馬肥入寇薄暑乃歸

遠至湖湘二浙古云胡越言風馬牛不相及也自是越人至秋亦隱山間逾春乃出人又以千字爲戲曰彼則寒來暑往我乃秋收冬藏時趙明誠妻李氏清照亦作詩以詆士大夫云南度衣冠欠王導北來消息少劉琨又云南游尚覺吳江冷北狩應悲易水寒後世皆當爲口實矣

唐初賊朱粲以人爲糧置礪磨寨謂啖醉人如食糟豚每覽前史爲之傷歎而自靖康丙午歲金狄亂華六七年間山東京西淮南等路荆榛千里米斗至數十千且不可得盜賊官兵以至居民更互相食人肉價賤於犬豕肥壯者一枚不過十五千全軀暴以爲腊登州范溫

雜事類

堯

率忠義之人紹興癸丑歲泛海到錢唐有持至行在猶食者老瘦男子瘦詞謂之饒把火婦人少艾者名之不羨羊小兒呼爲和骨爛又通目爲兩脚羊唐止朱粲一軍今百倍於前世殺戮焚溺飢餓疾疫陷墮其死已衆又加之以相食杜少陵謂喪亂死多門信矣不意老眼親見此時嗚呼痛哉

吳輝子華中奉云渠倅嚴州日太守李裁者信州人每夕焚尊勝陀羅尼以施鬼神自言前知萬州有一妓忽持白紙至郡視其神色大異平日問其所訴乃云某乃境內之神每荷公厚賜欲以少事相報願使吏以授其言遂令書之云某月日郡界當有災比隣境爲輕冀無

驚懼欲再詢其名號則妓已省不自知其來也至其日果大風雨已而震雷大雹傷害田稼但循江而過兩岸所及不廣比郡至殺人畜田之損者十多八九又嘗自錢唐將還家泛舟已到桐廬五鼓欲行忽有人大呼尋李太博船李驚起視之乃一老人衣布道袍云睦州賊發吾家所存者三人而已不可往彼宜速回也李欲登岸詢其子細則已不見遂遽還會稽乃方臘已至睦州同行數十舟往者皆遇害李後守嚴盡飾境內神祠有一廟神像皆毀唯三軀獨存而吳不記其名嚴之城隍神乃勅封王爵亦世所罕有吳亦不憶其始因也則尊勝之利於幽冥蓋不可不信矣

雜勸第

甲

建炎之後以國用窘匱凡故例羣臣錫予多從廢省惟從官初除鞍馬對衣之賜猶存而損其半紹興二年黎確由諫議大夫除吏部侍郎見其賜目後用御寶而云馬半疋公服半領金帶半條汗衫半領袴一隻甚可笑也然皆計直給錢但當減半計數可矣時有司之陋大抵多類此

兩朝誓書景德二年二月一日奉聖旨令上石於天章閣其詞曰維景德元年歲次甲辰十二月庚辰朔七日丙戌大宋皇帝謹致誓書于大契丹皇帝闕下共遵誠信虔守歡盟以風土之宜助軍旅之費每歲以絹二十萬足銀一十萬兩更不差使臣專往北朝只令三司差

人般送至雒州交割沿邊州軍各守疆界兩地人戶不得交侵或有盜賊逋逃彼此無令停匿至于隴畝稼穡南北勿縱驚搔所有兩朝城池並可依舊存守洵壕完葺一切如常即不得剏築城隍開拔河道誓書之外各無所求必務協同庶存悠久自此保安黎獻慎守封陲質于天地神祇告于宗廟社稷子孫共守傳之無窮有渝此盟不克享國昭：天鑒當共殛之遠具披陳專俟報復不宣謹白報書云維統和二十二年歲次甲辰十二月庚辰朔十二日辛卯大契丹皇帝謹致誓書于大宋皇帝闕下共議戰兵復論通好兼承惠顧特下誓書云以風土之宜其下文同前至當共殛之孤雖不才敢遵此約

雜勅編

望

謹當告于天地誓之子孫苟渝此盟明神是殛專具詰述不宣謹白自是兩國百有餘年堅守盟書民獲休息而宣和中與大金結好亦有不克享國之言後先渝之至以失信為責改立僞楚四海之人肝膽塗地孔子以兵食為可去可見矣

昭陵時呂夷簡為相錄西夏事虜人遣劉六符來索故地又增銀絹

各十萬富鄭公報使僅免取盟不用獻字而已

朝廷在江左典籍散亡殆盡省曹臺閣皆令老吏記憶舊事按以為法謂之省記條皆臨時徇私自便而胡騎自浙中渡江北歸官軍敗於建康江中督將尚奏功云其四太子幾乎捉獲亦為之推賞時謂以省記條推幾乎賞

莊季裕雞肋編中

元人手錄本影摹

范覺民爲相事皆委之都司而郎中王寓萬格刻薄苛細士夫多被其害時爲之語曰逢寓多齟齬遇格必沮格後欲行討論法乃宥大姦而濫及衆人竟送吏部而范亦緣此被逐

紹興中以財用窘匱武臣以軍功入仕者甚衆俸給米麥雖宗室亦減半支給其後半復中損至於再三遂至正任觀察使纔請兩石六斗唯統兵官依舊全支若劉韓二開府張俊太尉王瓚承宣等乃爲統兵官如殿前馬步三帥皆不得預時步軍都指揮使蘭整云昔爲殿前班長行請米四石八斗今作步軍太尉乃反不如而又不得爲統兵官是尤可笑也

蓋是時殿前諸軍數纔數百見殿帥郭仲荀云

雜考

聖

寔坐之外三十八人每入衛宿有從者只十五人也

開府劉光世延安人其先以酋豪歸朝及建炎之後以功臣檢校太傅兩鎮節使開府部曲皆西人有鬪將王德勇悍而醜軍中目爲王夜叉最爲有名時文士濟南王治字夢良亦木強少和言必厲聲性又剛果後爲大理治獄正人亦呼之爲王夜叉以比陰獄牛頭夜叉也

昔契以佐禹有功封於商而賜姓子氏周封微子啓於宋後十一世孔嘉父之孫以王父字爲孔氏其子孔防叔避宋華督之難奔魯爲大夫因家于魯其曾孫是爲先聖而鄭有孔張出於子孔衛有孔達魏有孔悝出於姬姓皆在子姓之先非孔子之後也孔子以周靈王二

十一年己酉歲十月庚子日生即魯襄公之二十二年
敬王二十一年四月乙丑日薨哀公十六年也母顏氏
之第三女名徵在娶宋之开官氏大中祥符元年封父
叔梁紇為齊國公母魯國太夫人妻鄆國夫人漢平帝
元始元年追謚夫子褒成宣尼公魏文帝太和十六年
改謚文宣尼父後周宣帝大象二年追封鄒國公唐太
宗貞觀十一年尊為宣父高宗乾封元年贈太師則天
天授元年封隆道公明皇開元二十七年謚文宣王宋
眞宗祥符元年加號玄聖文宣王續改至聖其嗣襲魏
封魯國文信君秦封魯國文通君漢高祖封奉嗣君平
帝改褒成侯後漢明帝改褒亭侯魏文帝改崇聖晉武

雜勅編

聖

帝改奉聖亭侯宋文帝崇聖侯後魏文帝崇聖大夫孝
文帝復為侯北齊文帝改恭聖後周宣帝封鄒國公隋
煬帝紹聖侯唐太宗褒聖侯明皇文宣公宋仁宗改衍
聖公哲宗改奉聖崇寧三年復封衍聖公制云孔子之
後自漢元帝封其爵為褒成君以奉其祀至平帝改為
褒成侯始追謚孔子為褒成宣尼公褒成其國也宣尼
其謚也公侯其爵也後之子孫雖更改不一而不失其
義至唐去國名而襲謚號禮之失也謂宜去漢之舊革
唐之失稽古正名於義為允宜改封至聖文宣王四十
六代孫宗愿為衍聖公廟中有孔子手植檜三株兩株
雙立御贊殿前高六丈餘圍一丈四尺其一在杏壇東

南高五丈餘圍一丈三尺晉永嘉三年枯死至隋義寧元年復生唐乾封二年又枯宋康定年中一枝復生蓋千五百餘歲矣廟中後漢碑三魏碑三齊碑一隋碑二唐碑十四林中篆碑一在伯魚墓前漫滅不可讀漢碑九孔氏宅除諸位外祖廟殿廷廊廡尚三百一十六間其四十七代孫傳作東家雜記所載甚詳此其大略者也

章誼宜叟侍郎有田在明州紹興二年出和預買絹三疋三年增九疋歎其賦重從兄彥武在傍曰此作法自弊之過也初宜叟爲大理卿戶部侍郎柳庭俊乃其妻兄寓居章舍一日會飲酣醉晝寢遂至暮不醒柳弟來

雜物編

四

白明當巡對未有荀子柳驚起即問章有何事可論章戲曰方今財用窘匱將天下官戶賦役同於編民此急務也柳大喜爲然明日陞對具陳此事遂即施行士夫之家旣不能躬耕以盡地利分租已薄又無商賈他業而與庶民庸調相等其受害蓋出於一言之戲自弊之語誠有味也

杜甫有義鷗行張九齡有鷹圖贊序曰鳥之鷲者曰鷹曰鷗鷗也名揚于尚父義見于詩鷗也迹隱於古人史闕其載豈昔之多識物亦有遺將今而嘉生材無不出爲所呼之變與所記不同者耶按古人稱鷗鷗又鷲鳥累百不如一鷗而鷗今不見於世豈名之變邪然鷗又

不可居鷹鷂之右也

杜甫賦云當九秋之悽清見一鷂之直上伊鷂鳥之累百敢同年

而爭長此鷂之大略也則甫蓋以鷂爲鷂矣而孟康注漢書云鷂大鷂也顏師古注漢書曰鷹鷂之屬非鷂也禮部韻爲鷂失之矣鷂字音胡骨反鷂與鷂同又質殖傳隼亦呼爲鷂者

唐明皇注孝經道德經金剛經張曲江有賀狀云陛下至德法天平分儒術道已廣其家僧又不違其願三教並列萬姓知歸今孝經盛行道德經亦有石刻唯金剛經罕見於世也張文獻集載賀上仙公主靈應狀云右臣等伏承今月八日上仙公主靈座有祥風瑞虹之應爰至啓殯乃知尸解又承特稟清虛薄於滋味素舍真氣自不食鹽泊于遷神更標竒迹伏望宣付史館以昭

雜勅

聖

靈異仍望宣示百官詔曰道有嘿仙謂之形解古來既爾今亦將然童幼之年傷其天促靈變之理乃入玄真且與方外爲心不比人間結念所請書諸國史以襲玄元卿亦史官任爲凡例兼請宣示者並依而新史不載豈以其妖妄而削之乎曲江號爲端士亦復爲此將非林甫輩迫之故邪至上仙之語今雖帝子之貴不敢用矣

釣絲之半繫以荻梗謂之浮子視其沒則知魚之中鉤韓退之釣魚詩云羽沈知食駛則唐世蓋浮以羽也

唐張曲江集載明皇勅突厥書云勅兒登里突厥可汗天不福善禍鍾彼國苾伽可汗傾逝聞以惻然自二十

年間結爲父子及此痛悼何異所生朕與可汗先人情重骨肉亦旣與朕爲子可汗即合爲孫以孫比兒似疎少許今修先父之業復繼往時之好此情更重只可從親故欲可汗今者還且爲兒故其下書皆呼爲兒而宋朝與契丹始以年齒約爲兄弟而老胡享國之永至哲宗時遂爲大父行與謂漢爲丈人唐稱天可汗呼兒異矣

唐高宗召大臣欲廢皇后立武昭儀李勣稱疾不入褚遂良以死爭他日勣獨入見帝問之曰朕欲立武昭儀爲后遂良固執以爲不可遂良旣顧命大臣事當且已乎對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帝意遂決武惠妃

雜勣論

吳

譖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帝欲皆廢之張九齡不奉詔李林甫初無所言退謂宦官之貴幸者曰此人主家事何必問外人帝猶豫未決九齡罷相帝召宰相審之林甫對曰此陛下家事非臣等宜預帝意乃決德宗欲廢太子立姪舒王李泌曰賴陛下語臣使楊素許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圖定策之功矣帝曰此朕家事何預於卿而力爭如此對曰天子以四海爲家今臣獨任宰相之重四海之內一物失所責歸於臣况坐視太子寃橫而不言臣罪大矣太子由是獲免李勣首唱姦言遂使林甫祖用其策以逢君惡至德宗便謂當然反云家事以拒臣下則作俑者可不慎乎卒之長源

能保其家族而敬業之禍戮及父祖剖棺暴尸忠邪之報亦可以鑒矣而蹈覆轍者相接哀哉

常衮集有謝賜緋表云內給事潘某奉勅旨賜臣緋衣一副并魚袋玉帶牙笏等臣學媿聚螢才非倚馬典墳未博謬陳良史之官辭翰不工叨辱侍臣之列唯知待罪敢望殊私銀章雪明朱紱電暎魚須在手虹玉橫腰祇奉寵榮頓忘驚惕蜉蝣之詠恐刺國風螻蟻之誠難酬天造則知唐世玉帶施於緋衣而銀魚亦懸於玉帶也

本朝宗室凡南班環衛官皆以皇伯叔姪加於銜上更不書姓雖袒免外親亦然熙寧中始有換授外官者則

雜考

字

去皇屬而加姓宣和中又并姓除之時以爲非靖康中乃復舊制常衮集載李諲除祕書監詞云昔劉向父子代典文籍今之祕寶豈可避親再從叔正議大夫守光祿卿同正負嗣澤王諲幼嗣藩國夙彰忠孝蓋唐世非期親不如皇字雖出閣外任亦不著姓而以堂從載於銜上似爲得也然宋朝宗子皆複名而連字宗派服屬見而知之又漢唐以來所弗逮者

柳子厚龍城錄載賈宣伯愛金華山即今雙溪別界其北有仙洞俗呼以劉先生隱身處其內有三十六寶廣三十六里石刻上以松炬照之云劉巖字仲卿漢射聲校尉當恭顯之際極諫貶於東陳隱迹於此莫知所終

即道士蕭王玄所記也山口人時得玉篆牌俗傳劉仲卿每至中元日來降洞中州人祈福尋溪口邊得此者當巨富此亦未必爲然然仲卿亦梅真之徒歟余嘗觀金華圖經乃謂劉孝標居此洞以集文選其謬誤如此紹興中歐陽文忠公孫懋守婺女嘗錄仲卿事與之使改正舊失未知曾革其非否

河州鳳林縣鳳林關襄陽府襄陽縣鳳林山鳳林關嚴州遂安縣有鳳林鄉弘農郡隋改曰鳳林郡婺州金華縣梓州射洪縣皆有金華山如龍門丙穴之類亦有數處

昔四明有異僧身矮而皤腹負一布囊中置百物於稠

雜勸編

哭

人中時傾寫於地曰看看人皆目爲布袋和尚然莫能測臨終作偈曰弥勒真弥勒分身百千億時時識世人時人總不識於是隱囊而化今世遂塑畫其像爲弥勒菩薩以事之張耒文潛學士人謂其狀貌與僧相肖陳無已詩止云張侯便便腹如鼓至魯直遂云形模弥勒一布袋文字江河萬古流則東坡謂李方叔我相夫子非癯仙蓋度語矣

趙叔問爲天官侍郎肥而喜睡又厭賓客在省還家常掛歇息牌於門首呼爲三覺侍郎謂朝回飯後歸第故也

范覺民作相方三十二歲肥白如冠玉旦起與裹頭帶

中必皆攬鏡時謂三照相公

二浙舊少冰雪紹興壬子車駕在錢唐是冬大寒屢雪
冰厚數寸北人遂窖藏之燒地作陰皆如京師之法臨
安府委諸縣皆藏率請北人教其製度明年五月天申
節日天適晴暑供奉行宮有司大獲犒賞其後錢唐無
冰可收時韓世忠在鎮江率以舟載至行在兼晝夜牽
挽疾馳謂之進冰船

泉福二州婦人轎子則用金漆雇婦人以荷福州以爲
僧擊至他男子則不肯肩也廣州波斯婦繞耳皆穿穴
帶環有二十餘枚者家家以篋爲門人食攢榔唾地如
血北人嘲之曰人人皆吐血家家盡篋門又婦女凶悍

雜錄

四

喜鬪訟雖遭刑責而不畏耻寢陋尤甚豈秀美之氣鍾
於綠珠而已耶

關右塞上有黃羊無角色類麋鹿人取其皮以爲衾褥
又夷人造噹酒以荻管吸於瓶中老杜送從弟亞赴河
西判官詩云黃羊飫不羶蘆酒多還醉蓋謂此也

劉光世爲浙西安撫大使父延慶本夏人也參議官范
正輿除直龍圖閣告詞云入幕之賓以折衝尊俎爲任
從軍之樂以決勝笑談爲功高適受哥舒之知石洪應
重祚之辟蓋翰與烏皆夷人且譏其樽俎笑談以爲功
任也又李擢除工部侍郎詞云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
焉凡今冬官之屬以予觀之才二十有八而五官各有

羨數考冢宰官府之六屬各爲六十而天官則六十四地官則七十夏官則六十七秋官則六十六蓋斷簡失次而然非實散亡也取此羨數凡百工之事歸之冬官其數乃周汝尚深加考覈分別部居不相雜廁則六職者均一非特可正歷代之違抑亦見今日辨治之精且詳也非汝其誰任此皆洪炎之詞後洪除在京宮祠請給人從班著並依舊而同列趙思誠繳駁以謂士指爲不釐務中書舍人其任代言之職自有國以來未有如此之謬者遂罷爲在外宮觀

自熙寧中分三省職事故命令所出必自中書宰相進擬差除及應干取旨施行者亦由此而始門下但掌省

雞肋編

平

審封駁尚書奉行而已故士夫有求請差遣得判中字者更無不得之理然蔡京爲相欲要時譽凡有丐乞皆對其人面書中字莫不歡欣稱頌而有真行草之殊堂吏陰識其旨得失稽留不言已諭至王黼秉政率作此中字必須再呈其不與者則加一筆而爲中作僞心勞遂使真可得者初亦疑而不喜又何要譽之有

凡天下獄案讞其狀前貼方寸之紙當筆宰相視之書字其上房吏節錄案詞大略黏所判筆以尚書省印印之其案具所得旨付刑部施行雖繫人命百數亦以一二字爲決得上字者則皆貸下字者並依法中字則奏請有所輕重聚則隨左右相所兼省官商議三聚則會

三省同議不過此數字而已此其所以爲化筆歟

宋輝字元實春明坊宣獻公之族子也曄偉而黑色無他才能在揚州嘗掖高宗登舟渡江故被記錄歷發運使以殿撰知臨安府士民皆詆惡之目爲油澆石佛甚者呼爲烏賊魚謂其色黑其政殘其性愚也又作賦云身衣紫袍則容服之相稱坐乘烏馬因人畜以無殊仍謎以詈之曰臨安府城裏兩箇活畜生一箇上面坐一箇下面行以其常乘烏馬故也嘗有舟人殺士人一家乃經府陳狀云經風濤損失輝更不會問便判狀令執照後事敗於嚴州尚執此狀以自明鞠之前後此舟凡殺二十餘家矣其在臨安凡兩經遺火焚一城幾盡人

雜助編

五

謂府中有送火軍故致回祿蓋取其姓名移析爲此語竟以言者論其謬政而罷不數月即除沿海制置使終以扶侍之勞東在上心也言者弗置命乃不行

徐穉豫章南昌人陳蕃爲太守在郡不接賓客唯穉來

持設一榻去則懸之蕃傳云爲樂安太守

本名千乘和帝更名郡

人周璆高潔之士前後郡守招命莫肯至唯蕃能致焉

字而不名特爲置一榻去則縣之蕃自樂安左轉修武

令遷尚書出爲豫章太守則爲孺子下榻乃在孟玉之

後而不著者豈周無他事而徐有傳且又載於世說與

滕王閣記故顯於後世邪亦猶鷺鳥累百不如一鷄本

鄒陽之書元初中樊準上疏薦龐參已用之而人獨稱

爲孔融薦禰衡之語手握王爵口含天憲此劉陶之疏而世但知爲范蔚宗論也

京師新門裏向氏南宅乃丞相舊居後欽聖憲肅別爲居第故有南北之號其南第屢經回祿獨廳事不焚後因翻瓦於屋極中得華嚴經一卷余嘗刊淨行品施人貼於屋柱間凡數十年已萬餘本矣後以遺一司勅令所刪定官張博南叟貼於竹牕上紹興二年臘月八日臨安大火燒數萬家張氏之居亦盡被焚爇其竹牕半焚至所貼經處而止其上屋一間亦獨存是皆可異者也

紹興三年七月朱勝非以右僕射丁母憂未卒哭降起

復制詞吏部侍郎權直學士院陳與義之文也以茲宅大憂四字令翰林學士綦崇禮貼改爲方服私艱陳待罪而放議者謂麻制中有於戲邦勢若此念積薪之已然民力幾何懼奔駟之將敗朕之論相何可以不備卿之圖功亦在於攸終同列惡其言故以宅憂疵之昔楊文公以真廟御筆改隣壤一字即辭職而去後許作哲宗哀冊云攀靈輿而增痛上皇改攀爲撫痛爲愴亦以不稱辭位留之再三竟改禮部尚書今使他人竄易止待罪而已又富鄭公凡十九章竟不起未才一劄子即不許收接文字皆非故事蓋時異不得而同也曾鞏子固爲越倅作鑑湖圖序曰鑑湖一曰南湖南並

山北屬州城漕渠東西距江漢順帝永和五年會稽太守馬溱之所爲也至今九百七十有五年矣其周三百五十有八里凡水之出於東南者皆委之漑山陰會稽兩縣十四鄉之田九千頃非湖能漑田九千頃而已蓋田之至江者九千頃而已也其東曰曹娥斗門曰蒿口斗門水之循南堤而東者由之以入于東江其西曰廣陵斗門曰新逕斗門水之循北堤而西者由之以入于西江其北曰朱儲斗門去湖最近蓋因三江之上兩山之間疏爲一門而以時視田中之水小溢則縱其一大溢則盡縱之使入于三江之口所謂湖高於田丈餘田又高海丈餘水少則泄湖漑田水多則田中水入海故無荒廢之田水旱之歲也由漢以來幾千載其利未嘗廢宋興始有盜湖爲田者祥符之間二十七戶慶曆之間二戶爲田四頃當是時三司轉運司猶下書切責州縣使復田爲湖然自此更益慢法而姦民日起至于治平之間盜湖爲田者凡八十餘戶爲田七百餘頃而湖廢盡矣其僅存者東爲漕渠自州至于東城六十里南通若耶溪自樵風徑至于峒塢十里皆水廣不能十餘丈每歲少雨田未病而湖蓋已先涸矣自此以來人爭爲計說云云宣和中王仲疑爲太守遂盡籍湖田二千二百六十七頃二十五畝以獻于官則民之盜者不復禁戢其蔣堂杞吳奎范師道施元長張伯玉陳宗言趙

趙誠復湖之議與錢鏐之遺法後世不復可考矣

國朝祠令在京大中小祠歲中凡五十立春祀青帝後
亥祭先農後丑祀風師皆於東郊孟春上辛祈穀祀昊
天上帝是日祀感生帝皆於南郊享太廟后廟仲春上
丁釋奠至聖文宣王廟上戊釋奠昭烈武成王廟戊日
祭太社太稷祀九宮貴神於東郊祭五龍祠剛日祭馬
祖於西郊春分朝日於東郊是日祠東太一宮開冰祭
司寒於冰井季春吉已祭先蠶於東郊立夏祀赤帝於
南郊後申祀雨師雷師於西郊孟夏雩祀昊天上帝於
南郊享太廟后廟五年一禘則停時享夏至祭皇地祇
於北郊是日祠中太一宮季夏土王祀黃帝於南郊祀

中雷於太廟之廷立秋祀白帝於西郊後辰祀靈星於
南郊孟秋享太廟后廟仲秋上丁釋奠於至聖文宣王
廟上戊釋奠於昭烈武成王廟戊日祭太社太稷祀九
宮貴神於東郊剛日祀馬社於西郊秋分夕月於西郊
是日祠太一宮祀壽星於南郊季秋大享明堂祀昊天
上帝於南郊立冬祀黑帝於北郊後亥祀司中司命司
民司祿於北郊孟冬祭神州地祇於北郊享太廟后廟
三年一禘則停時享祭司寒於北郊剛日祭馬步於西
郊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南郊是日祠中太一宮季冬戊
日禘百神大明夜明於南郊臘享太廟后廟祭太社太
稷藏冰祭司寒於冰井右並司天監於一季前以擇定

日供報太常禮院叅詳訖還監乃牒尚書祠部具畫日
申牒散下

凡大祠中祠用樂內中祠風雨雷師五龍堂先蠶並不
用天地日月九宮 日遇忌日不妨作樂太社太稷已
下則備而不作天地宗廟神州地祇太社太稷五方帝
日月太一九宮貴神禘祭百神太廟奏告並為大祠散
齋四日致齋三日先農風師雨師雷師至聖文宣王昭
烈武成王五龍堂先蠶先代帝王嶽鎮海瀆並為中祀
散齋三日致齋二日馬祖先牧中雷靈星壽星馬社司
中司命司人司祿司寒馬步並為小祠散齋二日致齋
一日

雜助編

五

曾子固書魏鄭公傳後曰予觀鄭公以諫諍事付史官
而太宗怒之薄其恩禮失始終之義未嘗不反復嗟惜
恨其不思而益知鄭公之賢焉伊尹周公之諫切其君
者其言至深而其事至迫也存之於書未嘗掩焉至今
稱太甲成王為賢君伊尹周公為良相者以其書可見
也今當時削而棄之成區區之小讓則後世何所據依
而諫又何以知其賢且良歟或曰春秋之法為尊親賢
者諱與此其戾也夫春秋之所諱者惡也納諫諍豈惡
乎然則焚藁者非歟曰非伊尹周公為之近世取區區
小亮者為之耳以焚其藁為掩君之過而後世傳之則
是使後世不見藁之是非而必其過常在於己也豈愛

君之謂歟孔光之去其藁而惑後世庸詎知非謀己之
姦計乎或曰造辟而言詭辭而出異乎曰此非聖人所
曾言也今萬一有是理亦謂不欲漏其言於一時之人
耳豈杜其告萬世也噫以誠信待己而事其君不欺乎
萬世者鄭公也益知其賢云

王今逢原上劉莘老書論詩之弊曰古之為詩者有道
禮義政治詩之主也風雅頌詩之體也比賦興詩之言
也正之與變詩之時也鳥獸草木詩之文也夫禮義政
治之道得則君臣之道正家國之道順天下之為父子
夫婦之道定則風者本是以為風雅者用是以為雅頌
者取是以為頌則賦者賦此者也此者直而彰此者也
興者曲而明此者也正之與變得失于此者也鳥獸草
木文此者也是古者為詩者有主則風比興賦雅頌以
成之而鳥獸草木以文之而已爾後之詩者不思其本
徒取其鳥獸草木之文以紛更之惡在其不陋也

曾子固作厄臺記云淮陽之南地名曰厄臺詢其父老
夫子絕糧之所也夫天地欲泰而先否日月欲明而先
晦天地不否萬物豈知大德乎日月不晦萬物豈知大
明乎天下至聖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堯有洪
水之災舜有井廩之苦禹有殛鯀之禍湯有大旱之厄
文王有羑里之囚武王有夷齊之譏周公有管蔡之謗
孔子有絕糧之難噫聖人承萬古之美豈以一身為貴

乎是知合於天地之德不能逃天地之數齊日月之明不能違日月之道泰而不否豈見聖人之志乎明而不晦豈見聖人之道乎故孔子在陳也講頌弦歌不改常性及犯圍之出列從而行怡然而歌美之爲幸又曰君子不困不成王業果哉身歿之後聖日皎然文明之君封祀不絕有開必先信其然也於戲先師夫子聘於時民不否遁於世民不泰也否則否於一時泰則泰於萬世是使後之王者知我先師之道捨之則後因之則昌習之則貴敗之則亡道之美此孰爲厄乎

李邦直作韓太保墓表云公諱惟忠著籍真定爲靈壽人忠憲公曾祖今定州丞相之高祖父也以忠憲公贈

太保太保之子諱處均韓國公韓國公之子諱保樞魯國公魯國公之子則忠憲公也封陳國公子八人自太保至丞相才四世五世而諸孫尤衆自忠憲公至高祖四世贈一品上下衣冠七世蓋自唐末更五代天下之民纏於兵火之毒者二百餘年至太祖太宗起河北有天下墜除禍難提攜赤子而置之太平安樂之地累聖繼之以休養生息爲事其顧指左右駕馭馳騁莫非一時之豪傑考諸國史則累朝將相頗多河北人若趙韓王普實保塞人曹冀王太尉旦莘人張尚書詠清豐人柳公開元城人李文靖公沆肥鄉人張文節公知白清平人宋宣獻公綬平棘人韓忠獻公琦安陽人餘有名

公卿相望而立朝者不可悉數竊嘗原其故矣夫河北
方二千里太行橫亘中國號為天下脊而大河自積石
行萬里砥柱傍緣太行至大伾斗折而東下走大海長
岡巨阜紆餘盤屈以相拱揖抱負小則綿一州大則連
數郡其氣象如此而土風渾厚人性質朴則慷慨忠義
之士固宜出於其中而雖或有不遇不及自用其才亦
必淹鬱停滯聲發益大澤浸益遠以施于子孫亦自然
之理也元豐元年秋九月丞相自太原易鎮定武乃詣
靈壽旣祠謁墓下因屬清臣為之表而得陽翟孫曼叔
書於石不獨著太保公之系將以徧示天下為人子孫
者焉忠憲公名億事仁宗為同知樞密院參知政事八
子絳纘為宰相維為門下侍郎四為負郎一寺丞早世
故黃魯直為子華挽詩云八龍歸月旦三鳳繼天衢者
蓋實錄也

蔡京太清樓特宴記云政和二年三月皇帝制詔臣京
宥過省愆復官就第詔以是月八日開後苑宴太清樓
召臣執中臣侯臣偲臣京臣紳臣居厚臣正夫臣蒙臣
洵仁臣居中臣洵武臣球臣貫於崇政殿賜坐命宮人
擊鞠乃由景福殿西序入苑門詔臣京曰此跬步至宣
和即言者所謂金柱玉戶者也厚誣宮禁其令子攸掖
入觀焉東入小花徑南度碧蘆叢又東入便門至宣和
殿止三楹几案臺榻漆以黑下宇純朱上棟純綠飾緣

無文采東西廡各有殿東曰瓊蘭西曰凝芳後曰積翠
南曰瑶林北洞曰玉宇後有沼曰環碧兩旁有亭曰臨
漪華渚沼次有山殿曰雲華閣曰太寧左右躡道以登
中道有亭曰琳霄次曰會春閣下有殿曰玉華玉華之
側有御書榜曰玉洞瓊文之殿旁有種玉綠雲軒相峙
臣京奏曰宣和殿閣亭沼絜齊清虛雅素若此則言者
不根蓋不足卹日午謁者引執中已下入女童樂四百
靴袍玉帶列排場下宮人珠籠巾玉束帶秉扇拂壺巾
劔鉞持香毬擁御牀以次立酒三行上顧謂羣臣曰承
平無事君臣同樂宜略去苛禮飲食起居當自便無間
已而羣臣盡醉京又為皇帝幸鳴鑾堂記曰宣和元年
九月金芝生道德院二十日皇帝自景龍江泛舟由天
波溪至鳴鑾堂淑妃從臣京朝堂下移班拜妃內侍連
呼曰妃荅拜臣欲謝內侍掖起膝不得下上曰今歲四
幸鳴鑾矣臣頓首曰昔人三顧堂成已六幸千載榮遇
鳴鑾固卑陋且家素窶無具願留少頃使得伸尊奉意
上曰為卿從容臣退西廡視庖膳上為舉筯屢疇歡笑
如家人六遣使持碼碯賜大杯酒遂御西閣親手調茶
分賜左右妃亦酌遣使道由臣堂視卧內嗟其弊惡步
至芝所上立門屏側語臣曰不御袍帶不可相見可去
冠服臣惶怖曰人臣安敢罪當萬死上曰既為姻家置君
臣禮當叙親上親酌手持檄攬以賜時屏內御坐有嬪

在側咫尺不敢望衆譁曰妃也妃興顧遽起立臣附童
貫致禮乃奏乞遣貫爲妃壽上乃酌酒授貫妃飲竟上
又酌爲妃酬酒上調羹妃剖橙榴拆芭蕉分餘甘遣臣
婢音遺賜曰主上每得四方美味新奇必賜師相無項
刻廢忘諭師相知無忘臣懷感歎謝上又賜酒命貫酌
曰可與貫語貫爲臣言君臣相與古今無若者臣嗚咽
嗟惜因語身危非主上幾不保如今日大理魏彥純事
是也貫遽以聞上駭曰御卿若此小人猶敢爾昨日聶
山對請窮治彥純已覺其離間故罷山尹事朕豈以一
語罪卿小人以細故織羅耳亟索紙即屏上草詔釋
彥純出知安州上又命酒使貫陪醉諸孫掖出京之

敘致颯縷如此不特欲誇耀于世又將以恐動言者然
不知皆不足恃而榮也適足以爲國家之辱焉時以其
居尚露土木賜紫羅萬匹使製帝幕而京之獻遺亦數
十萬緡後戶部侍郎王蕃發之究治皆榷貨務錢也所
謂天波溪者由景龍門寶籙宮循城西南以至京第其
子條上書其父謂今日恩波他年禍水而小民謠言十
不羨中萬乘官家渠底串者是也
自中原遭胡虜之禍人死于兵革水火疾飢墜壓寒暑
力役者蓋已不可勝計而避地二廣者幸獲安居連年
瘡痍至有滅門如平江府洞庭東西二山在太湖中非
舟楫不可到胡騎寇兵皆莫能至然地方共幾百里多

種柑橘桑麻餬口之物盡仰商販紹興二年冬忽大寒湖水遂冰米船不到山中小民多餓死富家遣人負載蹈冰可行遽又泮拆陷而沒者亦衆汎舟而往卒遇巨風激水舟皆即冰凍重而覆溺復不能免又是歲八月十八日錢唐觀潮往者特盛岸高二丈許工多積薪人皆乘薪而立忽風駕洪濤出岸激薪崩摧死者又數百人衢州開化縣界嚴徽州之間萬山所環路不通驛部使者率數十歲不到居人流寓恃以安處三年春偶邑人以私怨告衆事魔有白馬洞繆羅者殺保正怒其乞取其弟四六者輒衣赭服傳宣喧動至遣官兵往捕一方被害七夕日興化軍忽大水城內七尺連及泉州

雞肋編

五

界漂千餘家前此父老所不記蓋九州之內幾無地能保其生者豈一時之人數當爾邪少陵謂喪亂死多門信矣

范文正公四子長曰純佑材高善知人如狄青郭逵時為指使皆禮異之又教狄以左傳幕府得人多所薦達又通兵書學道家能出神一日方觀坐為妹婿蔡文正杖擊戶神驚不歸自爾遂失心然居喪猶如禮草文正行狀皆不誤失至其得疾之歲即書曰自此天下大亂遂擲筆于地蓋其心之亂也有子早世只一孫女喪夫亦病狂嘗閉於室中牕外有大桃樹花適盛開一夕斷樵登木食桃花幾盡明旦人見其裸身坐于樹杪以梯

下之自是遂愈再嫁洛人奉議郎任諤以壽終

中書舍人四負分掌六房事無鉅細皆與宰相通簽奏
狀書銜亦俱平寫但押字即在紙後印窠心中與他官
司異也

任忠厚蜀人有文馳譽上庠一日患翳而身甚長服賜
第時綠袍幾不及踝然喜嘲謔嘗玩一友人其人恚曰
公狀貌如此曾自爲其目否任見其怒即曰吾亦自有
詩也問之云有箇官人靡恃己著領藍袍罔談彼面上
帶些天地玄眼中更有陳根委其人乃笑而已皆干字
文歇後語也

廣南風俗市井坐估多僧人爲之率皆致富又例有室

雞肋編

室

家故其婦女多嫁於僧欲落髮則行定旣剃度乃成禮
市中亦製僧帽止一圍而無屋但欲簪花其上也嘗有
富家嫁女大會賓客有一北人在坐久之迎婿始來喧
呼王郎至矣視之乃一僧也客大驚駭因爲詩曰行盡
人間四百州只應此地最風流夜來花燭開新燕迎得
王郎不裹頭如貧下之家女年十四五即使自營嫁裝
辦而後嫁其所喜者父母即從而歸之初無一錢之費
也

全州興安縣石灰鋪有陶弼商公詩云馬度嚴關口生
歸喜復嗟天文離卷舌人影背含沙江勢一兩曲梅梢
三四花登高休問路雲下是吾家魯直題其後云脩水

黃庭堅竄宜州少休于此觀商公五言嘆賞久之崇寧三年五月癸酉西南風小雨至紹興中字墨猶存

黃策在平江府出賣蔡京籍沒財物得京親書親奉聖語劄子云元符三年五月十日召赴內東門小殿上曰廢后久處瑤華皇太后極所矜怜今欲復其位號召卿草制奏曰臣曾草廢后詔今又草復后制臣豈得無罪上曰此豈干卿事兼皇太后言昨天帝既廢后亦有悔意曾語與皇太后今先帝上仙追前意與復位號於理無嫌臣京對曰古無兩后今日前皇太后恩憐理亦無妨但臣聞有復必有廢未知聖意如何存之何害廢之何益上曰元符皇后先帝所立位號已定豈可更廢之

適足以彰先帝之失臣京曰聖意如此天下幸甚元符皇后存之何害於朝廷廢之適足快報怨於先帝之人存廢於朝廷無利害恭聞德音有以見陛下盡兄弟之義皇太后敦母愛之仁天下幸甚按京之心當時備載一時之語蓋欲彰大有功於昭懷尔初未嘗致意於昭慈聖獻之廢哲廟嘗有悔意也紹興初取京親書因下詔曰隆祐皇太后仙遊不反殯奉有期永懷保祐之功務極褒崇之典爰念蒙垢於紹聖之末即瑤華而退居復位於建中之初實欽聖之慈旨屬姦臣之當制乃隱沒而不言莫洗謗傷久淹歲月至三年八月鎮潼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信安郡王孟忠厚以隱沒不言之

事天下未知乞將京所進錄聖語劄子宣付史館遂從其請焉

范忠宣公自隨守責永州安置誥詞有謗誣先烈之語公讀之泣下曰神考於某有保全家族之大恩恨無以報何敢更加誣詆蓋李逢乃公外弟嘗假貸不滿憾公後逢與宗室世居狂謀事露繫獄吏問其發意之端乃云因於公家見推背圖故有謀時王介甫方怒公排議新法遽請追逮神考不許曰此書人皆有之不足坐也全族之恩乃謂此耳

建炎後俚語有見當時之事者如仕塗捷徑無過賊上將竒謀只是招又云欲得官殺人放火受招安欲得富趕著行在賣酒醋

雜錄編

卷

韓退之送僧澄觀詩云火燒水轉掃地空突兀便高三百尺借問經營本何人道人澄觀名籍：皆言澄觀雖僧徒公才吏用當今無凡釋氏營建作大緣事雖賴行業然非有才智亦不可也平江府常熟縣有僧文用目不識字而有心術始欲建寺即唱云城西北有山而東南乃湖水客勝於主在術家為不利若於湖濱建為梵宮起塔其上則百里之內四民道釋當日隆於前矣乃規沮如淺水之中欲置寺基於是邑人欣然從之老幼負土雖閨房婦女亦以裙裾包裹瓦石填委其上不旬月遂為臯陸乃剏為甃塔再級則止又作輪藏殊極么

麼他寺每轉三匝率用錢三百六十而此一轉亦可取金才十之一日運不絕遂鑄大鐘用銅三千斤時慧日東靈二寺已爲亡人撞無常鐘若又加一處不特不多且有爭奪之嫌文用乃特爲長生鐘爲生者誕日而擊隨所生時而叩故同日者亦不相礙獲施不貲先是酒務有漏瓶棄之文用乞得數千枚散於邑中編戶每淘炊時丐置一掬其中旬日一掠謂之旬頭米工匠百數賴此足食慧日禪寺爲屯兵殘毀縣宰欲請長老住持患無以供給文用首助錢五百千由此上下樂之施利日廣自建炎戊申至紹興癸丑六歲之間化錢餘十五萬緡又請朱勛墳寺舊額爲崇教興福院不數年遂爲大利矣其人故未可與澄觀擬但其所爲皆用權術悅人以取而人不悟也

興化軍莆田縣去城六十里有通應侯廟江水在其下亦曰通應地名迎仙水極深緩海潮之來亦至廟所故其江水鹹淡得中子魚出其間者味最珍美上下十數里魚味即異頗難多得故通應子魚名傳天下而四方不知乃謂子魚大可容印者爲佳雖山谷之博聞猶以通印鯊魚爲披綿黃雀之對也至云鯊魚背上通三印則傳者益誤正可與一麾爲比矣以子名者取子多爲貴也

自建炎丁未至紹興癸丑七歲之間任執政者三十有

五人凡易十一相而呂頤浩朱勝非皆再入蓋無歲不罷易也時以地褊負多惟選人得終三考京朝官以上率二年成資即替從官郎曹率以遞陞歲餘不遷者已有淹滯之歎士子戲謂自周歲以至三年蓋有高下之序也

紹興三年八月浙右地震地生白毛紉不可斷時平江童謡曰地上白毛生老小一齊行臺臣論其事因下求言之詔宰相呂頤浩由此以罪罷按晉志成帝咸康初孝武太元二年十四年地皆生毛近白祥也孫盛以爲人勞之異其後征伐徵賦役無寧歲天下勞擾百姓疲怨焉時軍卒多虜掠婦女人有四三每隨軍而行謂之老小方韓劉自建康鎮江更戍旣而劉移屯池州韓復分軍江寧王夔往湖南岳飛自江外來行在即至九江郭仲荀赴明州老小之行已數十萬人也

雜叢編

卷

臨沂孫緯彥文作二府除拜錄載本朝自建隆庚申至紹興癸丑一百七十四年之間任二府執政者三百四十餘人宰相八十人范宗尹建炎四年拜平章事年三十二爲最少畢文簡士安景德元年作相年八十五爲最老執政一百三十四人范宗尹先作相一年畢文簡與拜相同歲二人亦皆爲長幼之冠西樞一百三十四人章質夫堯崇寧元年年七十六爲同知院事寇萊公準淳化二年爲副使年三十一惟傅堯俞爲中書侍郎

韓崇訓曹輔爲樞密三人皆不知其甲子也內除七十七人互見實二百七十一人周朝舊相亦在其中

周邦彥待制嘗爲劉昺之祖作埋銘以白金數十斤爲潤筆不受劉無以報之因除戶部尚書薦以自代後劉緣坐王寀誅言事得罪美成亦落職罷知順昌府宮祠周笑謂人曰世有門生累舉將者多矣獨邦彥乃爲舉主所累亦異事也

顧臨子敦內翰姿狀雄偉少未顯時人以顧屠嘲之元祐中自給事中爲河北都運使蘇子瞻作詩送之云我友顧子敦軀膽兩雄偉便：十圍腹不但貯書史容君數百人一笑萬事已十年卧江海了不見愠喜磨刀向

雞肋編

卷七

猪羊醜酒會隣里歸來如一夢豐頰愈茂美平生批救手濃墨寫黃紙會當勒燕然廊廟登劔履翻然向河朔坐念東郡水河來屹不去如尊乃勇耳顧得之不樂旣行羣公祖道郊外子瞻辭疾不往和前韻以送因以自解焉君爲江南英面作河朔偉人間一好漢誰似張長史上書苦留君言拙輒報已置之勿復道出處俱可喜攀輿共六尺食肉飛萬里誰言遠近殊等是朝廷美遙知別送處醉墨爭淋紙我以病杜門商頌空振履後會知何日一歡如覆水善保千金軀前言戲之耳

綦叔厚云進士登第赴燕瓊林結婚之家爲辦支費謂之鋪地錢至庶姓而攀華胄則謂之買門錢今通名爲

繫捉錢凡有官者皆然不論其非榜下也

白樂天詩云歲盞後推藍尾酒辛盤先勸膠牙錫又云

三盃藍尾酒一椽膠牙錫而東坡亦云藍尾忽驚新火

後樂天寒食詩云三盃藍尾酒遨頭要及浣花前成都太守自正月二日出游至四月

十九日浣花乃止皆用藍字余嘗見唐小說載有翁姥共食一

餅忽有客至云使秀才婪尾於是二人所啖甚微末乃

授客其得獨多故用貪婪之字如歲盞屠酥酒自小飲

至大老人最後所餘為多則亦有貪婪之意以錫膠牙

俗亦於歲旦嚼琥珀錫以驗齒之堅脫故或用較字然

二者又施之寒食豈唐世與今異乎

東坡作雪詩云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眩生花人

雜助編

空

多不曉玉樓銀海事惟王文正公云此見於道家謂肩

輿目也又有詩云三杯軟飽後一枕黑甜餘此諺語也

若無杯枕則後世不知其為酒與睡矣

元祐末已有紹述之論時來之邵為御史議事率多首

鼠世目之為兩來子紹興中呂元直為相驟引席益為

參政故席感恩悉力為助已而徐師川在西樞得君與

呂不叶席乃陰與徐結于時又號為二形人謂陽與呂

合而陰與徐交也呂既出而欲為刺虎之術竟不能就

而反被逐士夫莫不快之

有人自云能使碌軸相搏因先斂錢以二瓢為試置之

相去一二尺而跳躍相就上下宛轉不止人皆競出錢

欲看石軸相擊遂有告其造妖術惑衆收赴獄中錮以鐵鎖灌之猪血其人訴云二瓢尚在懷中乃擣磁石錯鐵末以膠塗瓢中各半邊鐵爲石氣所吸遂致如此其云使石者特給衆以率錢耳破之信然久乃釋之紹興中在錢唐八座止兩人洪擬黃叔敖也每傳呼尚書則市人相戲問是何顏色者

世有自諱其名者如田登在至和間爲南宮留守上元有司舉故事呈稟乃判狀云依例放火三日坐此爲言者所攻而罷又有典樂徐申知常州押綱使臣被盜具狀申乞收捕不爲施行此人不知至於再三竟寢不報始悟以犯名之故遂往見之云某累申被賊而不依申

雜俎編

堯

行遣當申提刑申轉運申廉訪申帥司申省部申御史臺申朝廷身死即休也坐客笑不能忍許先之監左藏庫方請衣人衆有武臣親往懇之曰某無使令故躬來請乞早支給許允之久之未到再往叩之云適蒙許先支今尚未得許諭曰公可少待遂至暮不及而去汪伯彥作西樞有副承旨當喚狀而陳牒姓張校尉名與汪同遂止呼張校尉其人不知爲誰久不敢出再三喻令勿避竟不敢言旣又迫之忽大呼曰汪伯彥左右笑恐汪罵之曰畜生遂累月不敢復出

兩浙婦人皆事服飾口腹而耻爲營生故小民之家不能供其費者皆縱其私通謂之貼夫公然出入不以爲

怪如近寺居人其所貼者皆僧行者多至有四五焉浙人以鴨兒為大諱北人但知鴨羹雖甚熱亦無氣後至南方乃知鴨若只一雄則雖合而無卵須二三始有子其以為諱者蓋為是耳不在於無氣也

崇寧中方嚴黨禁凡係籍人子孫不聽仕宦及身至京畿時司馬朴文季溫公之姪孫外祖乃范忠宣又娶張芸叟之女元祐年中受外家恩澤世謂對佛殺了無罪也又晁十二之道自為優人過階語云但僕元祐間詩賦登科靖國中宏詞入等尚之喚作哥補之呼為弟弟甚人上書耶甚人晁詠之聞者莫不絕倒

雜助編

五

金人南牧上皇遜位虜將及都城乃與蔡攸一二近侍微服乘花網小舟東下人皆莫知至泗上徒步至市中買魚酬價未諧估人呼為保義上皇顧攸笑曰這撲毒也歸猶賦詩用就船魚美故事初不以為戚

秦魯國大長公主昭陵之女下嫁錢景臻太傅於今上為曾祖姑二子忱愔皆為節度使靖康中換為上將軍遂無俸給幼子遙郡防禦使至紹興間新制非經參部人不勘支俸錢三子遂俱無祿獨大主所請錢斛已不能足用又避地徧走二廣所至多不給時年餘七十上表乞赴行闕不允再具奏妾雖迫於飢窘不敢妄有干求但以年老多病瘡癘之餘得一望清光雖死不恨始聽來朝上皇改公郡縣主為帝宗族姬時以語音為不

祥至是飢窘之言果見於文表是可怪也

宋景文與兄元憲少時嘗謁楊大年坐中賦落花詩元憲云金谷路塵埋國艷武陵溪水泛天香景文云將飄更作迴風舞已落猶成半面粉文公以兄為勝謂景文小巧他日富貴亦不迨其兄且不當更用落字也

諺有巧息婦做不得沒麪飢與遠井不救近渴之語陳無已用以為詩云巧手莫為無麪餅誰能留渴需遠井遂不知為俗語世謂少陵雞狗亦得將用嫁得雞逐雞飛嫁得狗逐狗走或幾是也

紹興年間天下州郡遂成三分一為偽齊金虜所據一付張浚承制除拜朝廷所有唯二浙江湖閩廣而已負

雞飛編

圭

多闕少如諸州通判佳處見任與待闕者率常四五人時洪擬尚書與梁弁為故人弁待平江府倅已二年而擬之子光祖又在弁後遂為營求為樞密院計議官又當待闕三歲弁作啓謝洪曰雖云出谷以遷喬殆類進寸而退尺或謂計議之比乘實進非退不若以遠井近渴為對也後臺章論之還梁故任而罷光祖

上皇始愛靈壁石既而嫌其止一面遂遠取太湖然湖石麤而太大後又墩於衢州之常山縣南私村其石皆峯巖青潤可置几案號為巧石乃以大者疊為山嶺上設殿亭所用既廣取之不絕舳舻相銜淵聖即位罷花石綱沿流皆委棄道傍金人圍都城中之機石多碎

以爲礮虜旣去晁說之以道舍人東下過符離有高泥者以二石遺之晁以詩謝曰泗濱浮石豈不好悒悵上方承眷時今日道傍誰著眼女墻猶得擲胡兒

王襄自同知密院落職知亳州限三日到任蒼皇東下夜至鄴陽鎮已屬亳州使人語鎮官假一介就州呼迓人時宣義郎王偉爲監官初未聞報且訝行李蕭條疑以爲僞叱去不與王懼於逾期遂以勅呈之時謂郡守呈勅於監鎮世未嘗有也或云堂劄誤書赴字爲到然王乃蔡京所惡時爲宰相乃故非誤也

許昌至京師道中有重阜如駢駝之峯故名駢駝堰皆積沙難行俗因呼爲駢駝媽又有大澤弥望草莽名好草陂而夏秋積水沮洳泥淖遂易爲塵糟陂如小姑娘山彭郎磯之類爲世俗所亂者蓋不可勝數也

雜物編

主

蔡襄爲三司使以嘉祐七年明堂支費數爲准每遇大禮依附封椿仍乞遣朝臣諸路剋發錢帛至今行之其支賜度錢九十六萬二千餘貫銀三十五萬四千六百三十餘兩絹一百二十萬八百餘疋紬四十萬一百餘疋金六千七百七十兩第二等生衣物計錢四十五萬貫錦綾羅鹿胎透背等計錢九萬九千八百餘貫絲三十八萬八千兩綿一百四十二萬八千餘兩

紹興中統兵有神武五軍及劉光世韓世忠張俊三大帥都計無二十萬衆而劉軍不及三之一月費米三萬

石錢二十八萬貫比之行在諸軍之費米減萬餘石而錢二三萬緡蓋人雖少而官資率高且莫能究其實也時天下州郡沒於胡虜據于僭偽四川自供給軍淮南江湖荒殘盜賊朝廷所仰惟二浙閩廣江南才平時五分之一兵費反踰前日此民之所以重困而官吏多不請俸或倚閣人有飢寒之歎也

自古兵亂郡邑被焚毀者有之雖盜賊殘暴必賴室廬以處故須有存者靖康之後金虜侵陵中國露居異俗凡所經過盡皆焚蕪如曲阜先聖舊宅自魯共王之後但有增葺莽卓巢溫之徒猶假崇儒未嘗敢犯至金寇遂為煙塵指其像而詬曰爾是言夷狄之有君者中原之禍自書契以來未之有也

岐國公王珪在元豐中為丞相父準祖贄曾祖景圖皆登進士第其子仲修元豐中登第公有詩云三朝遇主惟文翰十榜傳家有姓名注云自太平興國以來四世凡十榜登科後姪仲原子者仲孜子昂相繼登科昂又魁天下本朝六世登第者與晁文元二家而晁一世賜出身也崇寧四年耆初及第祁公長子仲修作詩慶之曰錫宴便傾光祿酒賜袍還照上林花衣冠盛事堪書日六世詞科只一家又漢國公準子四房孫婿九人余中馬瑀李格非閻丘顛鄭居中許光疑張燾高旦鄧洵仁皆登科鄧鄭許相代為翰林學士曾孫婿秦檜孟

忠厚同時拜相開府亦可謂華宗盛族矣

東坡石炭詩引云彭城舊無石炭元豐元年十二月始遣人訪獲州之西南白土鎮之北以冶鐵作兵犀利勝常云按東漢地理志豫章郡建城注云豫章記曰縣有葛鄉有石炭二頃可然以爨則前世已見於東南矣昔汴都數百萬家盡仰石炭無一家然薪者今駐驛吳越山林之廣不足以供樵蘇雖佳花美竹墳墓之松楸歲月之間盡成赤地根柢之微斫斨皆徧茅蘖無復可生思石炭之利而不可得東坡已呼爲遺寶況使見於今日乎或云信州玉山亦有之人畏穿鑿之擾故不敢言也

雞肋編

五

參知政事孟庾夫人徐氏有奇疾每發於聞見即舉身戰栗至於幾絕其見母與弟皆然母至死不相見又惡聞徐姓及打銀打鐵聲買物不得見有餘錢亦不欲留一文嘗有一婢使之十餘年甚得力極喜之一日偶問其家所爲業婢云打銀疾亦遂作更不可見竟逐去之至於其他皆無所差失醫祝無能施其術蓋前世所未嘗聞也

甄徹字見獨本中山人後居宛丘大觀中登進士第時林攄爲同知樞密院當唱名讀甄爲堅音上皇以爲真音攄辯不遜呼徹問之則從帝所呼攄遂以不識字坐黜後見甄氏舊譜乃徹之祖屯田外郎履所記云舜子

商均封虞周封於陳為楚惠王所滅至烈王時有陳通
奔周王以為忠將美其族以舜居陶甄之職命為甄氏
皆通之後而居中山者於邯為近按許慎說文甄甸也
從瓦璽音居延反吳書孫堅入洛屯軍城南甄官井上
旦有五色氣令人入井探得傳國璽堅以甄與己名相
協以為受命之符則三國以前未有音為之人切者矣
孫權即位尊堅為武烈皇帝江左諸儒為吳諱故以甸
甄之甄因其音之相近者轉而音真說文顛頭滇闐以
真為聲煙咽以甄為聲馴紉以川為聲詵侏駢以先為
聲此皆先真韻中牙以為聲也况吳人亦以甄音旃則
與真愈近矣其後秦為世祖符堅隋為高祖楊堅皆同

雜部編

十五

吳音暫避其諱然秦有莫土止一十五年隋帝天下纔
三十七載避諱不久尋即還復既殊漢慶為賀又異唐
丙為景字且不易惡能遽改故世處鎮定者猶守舊姓
柰何世俗罕識本音縱不以真見呼又乃反為堅字慮
後從俗致汨本真是用原正厥音參考世系敘為家譜
云余按千姓編通作二音而張孟押韻真與甄皆之人
切云舜陶甄河濱因以為氏又稽延切而稽延之音訓
察與免而不言陶與氏也堅自音經天切與甄之音異
矣嘉祐中王陶作徹之曾祖說馬濟墓銘云甄以舜陶
氏出於陳避吳符隋時有為甄南北溷訛姓音莫分本
之於古乃識其真

紹興元年車駕在越月支官吏錢二十六萬九千一百三十貫米七千八百六十五石料一百六十六石草一千四百五十六束軍兵錢二十五萬八百二十三貫米四萬一千五百三十八石大麥四千一百七十六石穀六百七十一石草二萬七千二百三十九束此其大槩而軍兵去來不常故不得而定也

蔣仲本論鑄錢事云熙寧元豐間置十九監歲鑄六百萬貫元祐初權罷十監至四年又於江池饒三監權住添鑄內藏庫錢三十五萬貫見今十監歲鑄二百八十一萬貫而歲不及額自開寶以來鑄宋通咸平太平錢最爲精好今宋通錢每重四劬九兩國朝鑄錢料例

雞肋編

李未

凡四次增減自咸平五年後來用銅鉛錫五劬八兩除火耗收淨五劬景祐三年依開通錢料例每料用五劬三兩收淨四劬十三兩慶曆四年依太平錢料例又減五兩半收淨四劬八兩慶曆七年以建州錢輕怯麓弱遂却依景祐三年料例至五年以錫不足減錫添鉛嘉祐三年以有鉛氣方始依舊嘉祐四年池州乞減鉛錫各三兩添銅六兩治平元年江東轉運司乞依舊減銅添鉛錫提點相度乞且依池州擘畫省部以議論不一遂依舊法用五劬八兩收淨五劬到今其說以謂錢輕有利則盜鑄難禁殊不知盜鑄不緣料例而開通錢自唐武德至今四百餘年豈可謂輕怯而易壞乎緣物料

寬剩適足以資盜竊今依景祐三年料例據十監歲額二百八十一萬貫合減料八十七萬八千餘斛可鑄錢一十六萬九千餘貫

後漢王延壽作王孫賦云有王孫之狡獸形陋觀而醜儀顏狀類乎老公軀體似乎小兒儲糧食於耳頰稍委輸於胃脾同甘苦於人類好鋪糟而啜醜柳子厚作憎王孫其名蓋出於此余謂自王公而次侯故以王孫寄之耳

浙東人以畜產相呼乃笑而受之若及父祖之名則爲莫大怨辱有歐擊因是而致死者又其語音訛謬諱避尤可笑處州遂昌縣有大姓潘二者人呼爲兩翁問之則其父名義也

雞肋編

二十七

單州有單父縣有王莽村衢州江山縣有祿山院祿山猶有意義而王莽則莫得而推勝母朝歌尚所可惡況於此乎

西北春時率多大風而少雨有亦霏微故少陵謂潤物細無聲而東坡詩云春雨如暗塵春風吹倒人韓持國亦有輕雲薄霧散作催花雨之句至秋則霜靈苦雨歲以爲常二浙四時皆無巨風春多大雷雨霖靈不已至夏爲梅雨相繼爲洗梅以五月二十日爲分龍自此雨不周遍猶北人呼隔轍也迨秋稻欲秀熟田畦須水乃反亢旱余自南渡十數年間未嘗見至秋不祈雨此南

此之異也

有人自虜中逃歸云過燕山道間僧寺有上皇書絕句云九葉鴻基一旦休猖狂不聽直臣謀甘心萬里為降虜故國悲涼玉殿秋天下聞而傷之使尚在位豈止祭曲江而已乎申屠剛謂未至豫言固常為虛及其已至又無所及者是矣杜牧謂後人哀之可不鑒哉

冉閔誅諸胡羯死者二十餘萬時高鼻多鬚至有濫死者半袁紹捕宦者無少長皆殺之或有無鬚而誤死者至自發露然後得免者二千餘人本朝王德用言者謂其貌類藝祖宅枕乾岡乃云本父母所生朝廷之賜而高鼻無鬚豈非遺體天與而然邪特有幸不幸耳未可

以脫禍也

雞肋編

庚

三代之世無九年之蓄為不足而後世常乏終歲之儲非特敦本力田者少而食者衆亦酒醴以糜之耳蓋健啖者一飯不過於二升飲酒則有至於無筭前代以水旱資儲未豐皆禁酤酒至於飴糖亦然今略舉以見漢景帝三年夏旱禁酤酒至後元年夏始得酤凡五年武帝天漢三年權酒酤昭帝始元六年罷權升四錢後漢和帝永光十六年充豫徐冀四州比年多雨禁酤酒不見開禁之日順帝漢安二年禁酤酒蜀先主時天旱禁酒晉孝武太元八年開酒禁不見始禁之年安帝隆安五年歲饑禁酒石勒以百姓始復業資儲未豐於是重制禁釀郊祀宗

廟皆以醴酒行之數年無復釀者宋元帝元嘉十二年六月禁酒二十一年正月復禁酒卹飢也二十二年八月開酒禁有年也唐高宗咸亨元年以穀貴禁酒肅宗至德三載三月辛卯以歲饑禁酤酒俟麥熟依常式德宗大曆十四年罷榷酤建中三年復榷宋明帝時歲旱人飢顏峻上言禁錫一月息米近萬斛紹興初穀貴酒價不足以償米麴之直余嘗獻議欲以穀代俸錢而禁酤酒時以爲訝

宗室子櫟字夢授宣和中以進韓文杜詩二譜爲本朝除從官之始然必欲次叙作文歲月後先頗多穿鑿又喜吟詩每對客使其甥諷誦源：不已嘗作杜鵑詩誇于人謂雖李杜思索所不至其首句云杜鵑不是蜀天子前身定是陶淵明聞者笑不能忍至夜棊三百子曉髮一千梳髮爲干戈白心於社稷丹亦其工者

臨安府城中有寶積山車駕駐蹕時御史中丞辛炳殿中侍御史常同監察御史魏仁明橐周綱皆居其上人遂呼爲五臺山

車駕駐蹕臨安以府解爲行宮紹興四年大饗明堂更修射殿以爲饗所其基即錢氏時握髮殿吳人語訛乃云惡發殿謂錢王怒即升此座也時殿柱大者每條二百四十千足總木價六萬五千餘貫則壯麗可見言者屢及而不能止

莊季裕雞肋編下

元人手錄本影摹

蜀人司馬先元祐中爲榮州曹官自云以溫公之故每
監司到彼獨後去而不得湯飲蓋衆客旅進退必特留
問其家世知非丞相昆弟則不復延坐遂趨而出也
鶯禽來自海東唯青鷁最嘉故號海東青究守王仲儀
龍苗以五枚贈威敏孫公皆皂頰鷗不堪搏擊公作詩
戲之曰海東霜隼品仍多萬里秋天數刻過狡兔積年
安茂草弋人終日望滄波青鷁獨擊歸林麓阜頰羣飛
入網羅謂謝文登賢太守求方逐惡意如何後遼國求
於女真以致大亂由此鳥也

紹興四年温州瑞安縣井鳴如鐘聲繼而州中亦然前
史災異所未有或云去歲閩中如此遂有大水漂沒之
害或云止如蚯蚓鳴叩欄即止非井鳴也

唐以鄭與鄭幽與幽相類文移差誤故鄭去邑幽爲邠
本朝景祐三年知祥符縣郭輔之奏西川維州與京東
維州相去僅六千里而邇角逃軍轉遞差誤乞改州名
上取地圖觀之以維州以威服西山八國遂改爲威州
焉

歐陽脩爲河北都轉運使上宰相書云自河北州府軍
縣一百八十有七主客之民七十萬五千七百戶官吏
在職者一千二百餘員廂禁軍馬義勇民兵共四十七
萬七千人騎歲支糧錢帛二千四百四十五萬而非常
之用不與焉尹洙敘息戍篇曰國家割棄朔方西師不

出三十年亭徽千里環重兵以戍之種落屢擾即時輯
定然屯戍之費亦已甚矣西戎爲寇遠自周世勞弊中
國東漢尤甚費用常以億計孝安世 叛十四年用二
百四十億永和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及段紀明出
征用纔五十四億而翦滅殆盡今西北四帥涇原朔
寧秦延戍
卒十餘萬一卒歲給無慮二萬率騎卒與兄兵較其中
者總廩給之數愚賞不
在馮以十萬衆較之歲用二十億自靈武罷兵計費六百
餘億方前世數倍矣

皇祐中右司諫錢彥遠乞置勸農司云唐開元年有戶
口八百九十餘萬定墾田二千四百三十餘萬頃國家
有戶九百五十餘萬定墾田一千二百一十五萬餘頃
其間逃廢之田不下三十餘萬頃不及開元三分之一
是田疇不闢而游手多矣

雞肋編

上

宣和中余深爲太宰王黼爲少宰是時上皇多微行而
司諫曹輔言之一日上皇獨留黼問輔何自而知對曰
輔南劍人而余深門客乃輔兄弟恐深與客言而達於
輔也上皇然之即下開封府捕深客錮身押歸本貫內
外驚駭莫知其由而深患失何敢與客語又曹只同姓
同郡寔非親也未幾王獨賜玉帶余遂求罷即得請黼
遽攘其位焉

王琪字君玉其先本蜀人從弟珪瓘玘琬皆以文章名
世世之言衣冠子弟能力學取富貴不藉父兄資蔭者

唯韓億諸子及王氏而已時翰林學士彭乘不訓子弟文學參軍范宗韓上啓責之曰王氏之琪珪瓊玕器盡璫璣韓家之綜絳纈維才皆經緯非蔭而得由學而然云

王琪爲三司判官景祐中上言乞立義倉曰謹按隋開皇五年工部尚書孫平建言諸州共立義倉於当社唐正觀初尚書左丞戴胄議立條制王公已下墾田畝稅二升至天寶八年天下義倉共六千三百八十七萬七千六百餘石臣上此議今十七年矣若於夏秋正稅外每二升別納一升計一中郡歲可得五千石豈減天寶之多乎於是詔天下皆立義倉惟廣南以納身丁米故獨不輸

雜助編

全

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始於前漢武帝而文帝已嘗舉賢良文學之士武帝五十四年中一舉賢良一舉茂材孝元十六年間一舉賢良一舉茂材成帝三十六年間四舉方正直言後漢光武三十二年兩舉賢良章帝十三年兩舉直言和帝十七年一舉賢良安帝順帝各十七年皆兩舉賢良

杭州遭方臘之亂譙門州宇皆被焚翁彥國壞佛寺以新之乃求梁師成書寧海軍大都督府二榜軍字中心一筆工出督下從日時謂督無目軍出頭繼有叛卒陳通之變乃取二牌焚之

紹興之後巨盜多命官招安率以宣贊舍人寵之時以此官為耻然清流者寄祿官下皆有兼字至賊輩則無又加遙郡者盡以忠州處之其徒亦稍有解者甚非曠蕩欲安反側之意也

車駕渡江韓劉諸軍皆征戍在外獨張俊一軍常從行在擇卒之少壯長大者自臀而下文刺至足謂之花腿京師舊日浮浪輩以此為誇今既効之又使之逃於他軍用為驗也然既苦楚又有費用人皆怨之加之營第宅房廊作酒肆名太平樓般運花石皆役軍兵衆卒謠曰張家寨裏沒來由使他花腿擡石頭二聖猶自救不得行在蓋起太平樓紹興四年夏韓世忠自鎮江來朝所領兵皆具裝以銅為面具軍中戲曰韓太尉銅顛張太尉鐵顛世謂無廉耻不畏人者為鐵顛也

世人名子多連上下一字或從偏旁唯李復圭修撰元弟三房名子或曰執柔襲譽傳正人莫曉其意義乃以仄平仄仄平仄為異也永嘉林季仲懿成云渠諸父五人伯父首得子即以八元名之後諸房果得子八人兩房遂絕人謂數已識於其始然蔡子正樞密之子以五行為名至第六子名之曰穀以應六府晚年又得一子遂命之為修亦豈在是也河陽張望九子皆連立字令以立門金石心為序靖生閣閣之女嫁鄭居中長子修年而臺卿諸子因更從年慕勢而違祖訓金石之心遂

從革矣

古所謂媵妾者今世俗西北名曰祗候人或云左右人以其親近爲言已極鄙陋而浙人呼爲貼身或曰橫牀江南又云橫門尤爲可笑

翟汝文公巽知越州坐拒旨不敷買絹事削官謝表云忍效秦人坐視越人之瘠旣安劉氏定知晁氏之危後拜參政溫人宋之方作啓賀之曰昔鎮藩維已念越人之瘠今居廊廟永圖劉氏之安蓋用其語也

紹興四年六月二十三日申未間太白在日後晝見臨安之人萬衆仰觀迨暮光芒數寸照物有影明日太史乃奏云太白自十七日晝見天文官失於觀瞻然行未

雜物編

齒

道非過午也但罰宿三十直而已時謂有昏迷之罪而免無赦之誅人以爲恨然行末道不爲經天又不知何所據而言也

建炎之後除殿前馬步三帥外諸將兵統於御營使司後又分爲神武五軍劉光世韓世忠張俊王燮楊沂中爲五帥劉太傅一軍在池陽月費錢二十六萬七千六百九十貫三百文

一十萬四千貫係朝廷應副餘仰漕司也

朝米二萬五千九

百三十八石三斗糧米七千九百六十六石八斗草六萬四百八十束料六千四十八石而激賞回易之費不在焉韓軍不知其實但朝廷應副錢月二十一萬餘貫則五軍可略見矣至紹興中吳玠一軍在蜀歲用至四

千萬紹興八年余在鄂州見岳侯軍月用錢五十六萬緡米七萬餘石比劉軍又加倍矣而馬芻秣不預焉前世謂阿睹猶今諺云兀底寧馨猶恁地也皆不指一物一事之詞故阿睹有錢目之異寧馨有美惡之殊而張謂詩云家無阿睹物門有寧馨兒與歛頭無異矣世以浙人孱懦每指錢氏為戲云俶時有宰相姓沈者倚為謀臣號沈念二相公方中朝加兵江湖俶大恐盡集羣臣問計云若移兵此來誰可為禦三問無敢應者久之沈相出班奏事皆傾耳以為必有奇謀乃云臣是第一箇不敢去底朝廷渡江時人呼諸將皆以第行加於官稱劉三張七韓五王三十皆神武五軍大將王三

雞肋編

全五

十者名璣官承宣帶四廂都使人以太尉呼之然所至輒負敗未嘗成功時謂沈念二相公二百年後始得王三十太尉遂為名對也

從官門狀參云起居辭云攀違某官謹狀無候裁台旨之文雖見執政亦然亦無賀狀雖無條式相循以為故事李正民方叔侍郎謂非以為尊大侍從之臣於同列難施候旨之辭也

二浙造酒非用灰則不澄而易敗故買灰官自破錢如衢州歲用數千緡凡僧寺竈灰民皆斷撲收買既又以柴薪再燒以驗美惡以擲地散遠而浮颺者為佳以其輕滑煉之熟也官得之尚再以柴煨方可用醫方用冬

灰亦以其日：如火久乃堪耳如平江又用朴木以煨石灰而并用之又差異於浙東也

章子厚爲相靳侮朝士常差一從官使高麗其人陳情力辭再三不允遂往都堂懇之章云以公所陳不誠故未相允其人云某之所陳莫匪情實章笑云公何不道自揣臣心誠難過海

錢諗以郎官作張俊隨軍轉運自請乞超借服色既得之遂誇于衆云方患簡佩未有而富樞以笏相贈范相亦惠以金魚趙叔問在坐戲之曰可以一聯爲慶所謂手持樞府之圭臂打相公之袋坐客莫不絕倒

雞肋編

六

依夫人品程正叔以爲不然曰龍旣不當被人衣冠矧大河之塞本上天降祐宗社之靈朝廷之德吏士之勞龍何功之有又聞龍女有五十三廟皆三娘子一龍邪五十三龍邪一龍則不應有五十三廟五十三龍則不應盡爲三娘子也子厚嘿然

韓世忠輕薄儒士常目之爲子曰主上聞之因登對問曰聞卿呼文士爲子曰是否世忠應曰臣今已改上喜以爲其能崇儒乃曰今呼爲萌兒矣上爲之一笑後鎮江帥沈晦因虜退錫宴自爲致詞其末云飲罷三軍應擊楫渡江金鼓響如雷韓聞之即悟其旨云給事世忠非不敢過淮已而自起以大觥勸之繼而使諸將競獻

沈不勝孟酌屢致嘔吐後至參佐僚屬斟既不滿又容其傾瀉韓怒曰萌兒輩終是相護又戲沈云向道教給事休引惹邊事蓋指其詞爲引惹也

吉州江水之東有二山其一皆松杉筠篠草木經冬不凋號曰青原卽七祖思可妙應真寂大師道場今寺名靖居有顏魯公書碑又有卓錫虎跑雷踴天竺四泉其一不生草木號曰黃原正在州東故古語讖云最好黃原天卯山此方盜賊起應難自建炎已酉歲忽洪水發于兩山土人謂之山笑青原飄屋六十餘楹而山不摧圯黃原山遂破裂自是諸縣相繼爲賊殘毀經六年猶未息丙辰歲青黃二原又發洪衝決尤甚是冬虜寇破

雞肋編

全

永豐吉水傅州城入太和萬安至丁巳春始定

虔州本漢贛縣屬豫章郡高祖六年置使灌嬰屯兵以扼尉它隋開皇九年始曰虔州以虔化水爲名本十二縣遠者去州七百餘里本朝淳化中分二縣以置南安軍州城梁徙於章貢二水間貢水在東章水在西夾城北流一里許合流爲贛江江中巨石森聳如筍水湍激歷十八灘凡三百里始入吉州萬安縣界爲安流州之四傍皆連山與庾嶺循梅相接故其人凶悍喜爲盜賊犯上冒禁不畏誅殺建炎初太母攜六宮避胡至彼而陳大五長者首爲狂悖自後十餘年十縣處盜起招來捕戮終莫能禁余嘗至彼去州五十里宿于南田吏

卒告以持錢市物不售問市人何故則云宣政政和是上皇無道錢此中不使竟不肯用其無禮不循法度蓋天性亦山水風氣致然也

紹興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三十日洪州連大雷雷雨雪迥寒雖立春數日然於候爲早老杜詩載十月荆南雷怒號亦以爲異趙正之都運云渠在蜀中十月聞雷土人相慶以爲豐年之兆蓋四方遠俗未可以一理論也

王摩詰畫其所居輞川有輞水華子崗孟城坳輞口莊文杏館斤竹嶺木蘭柴茱萸泝宮槐陌鹿柴北垞歌湖臨湖亭欒家瀨金屑泉南垞白石灘竹里館辛夷塢漆

雞肋編

卷

園椒園凡二十一所與裴迪賦詩以紀諸景唐人記云後表所居爲鹿莊寺而長安志乃云清源寺未知志何所據舊史載本宋之問別墅而新史略之杜子美詩宋公舊池館零落首陽阿則又非西都藍田之墅也杜有和裴迪三詩裴事業未見其他想非碌碌俗士耳

安鼎爲御史論本朝歲斷大辟人數天聖中一歲二千三百餘人當時患其數多大議改制元豐歲率二千三百餘人元祐元年二年四年各四千餘人三年三千人已上按國朝會要淳化初置詳覆官專閱天下奏到已罷案積熙寧中始罷聞奏之法止申刑部元豐中又罷申省獨委提刑司詳覆刑部但抽摘審核元祐初始復

刑部詳覆司然不專任官屬又有摘取二分之限乞依
祖宗法專委刑部郎官三兩員通明法律者不限分數
盡覆天下之案庶令內外官司知所畏懼而盡心於刑
獄焉

元祐六年五月吏部待闕官尚書左選一百六十二員
侍郎右選八百餘員並使一年以上至二年兩季闕尚
書右選二百八十三員侍郎左選五百三十七員並候
一年一季已上至二年三季闕四選宗室已未有差遣
共一千四百八十餘員

黃魯直在衆會作一酒令云虱去乙爲虫添几却是風
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坐客莫能荅他日人以告東
坡坡應聲曰江去水爲工添系即是紅紅旗開向日白
馬驟迎風雖初意爲妙而敏捷過之蘇公嘗會孫賁公
素孫畏內殊甚有官妓善商謎蘇即云蒯通勸韓信反
韓信不肯反其人思久之曰未知中否然不敢道孫迫
之使言乃曰此怕負漢也蘇大喜厚賞之

朱希亮穎川人爲鄧州教官有喬世賢者恃才輕忽偶
與朱相值遽問之云君名希亮謂希何亮朱報云何世
無賢今未問君名姓將何出喬愕然不能荅蓋古惟有
橋姓而省木莫知其由至唐始有彛及知之或云匈奴
貴姓也

余家故書有呂縉叔夏卿文集載淮陰節婦傳云婦年

少美色事姑甚謹夫爲商與里人共財出販深相親好至通家往來其里人悅婦之美因同江行會傍無人即排其夫水中夫指水泡曰他日此當爲證旣溺里人大呼求救得其尸已死即號慟爲之制服如兄弟厚爲棺斂送終之禮甚備錄其行橐一毫不私至所販貨得利亦均分著籍旣歸盡舉以付其母爲擇地卜葬日至其家奉其母如己親若是者累年婦以姑老亦不忍去皆感里人之恩人亦喜其義也姑以婦尚少里人未娶視之猶子故以婦嫁之夫婦尤歡睦後有兒女數人一日大雨里人者獨坐簷下視庭中積水竊笑婦問其故不肯告愈疑之叩之不已里人以婦相歡又有數子待己必厚故以誠語之曰吾以愛汝之故害汝前夫其死時指水泡爲證今見水泡竟何能爲此其所以笑也婦亦笑而已後伺里人之出即訴于官鞠實其罪而行法焉婦慟哭曰以吾之色而殺二夫亦何以生爲遂赴淮而死此書呂氏旣無而余家者亦散于兵火姓氏皆不能記姑敘其大略而已

筆談載呂縉叔臨終身縮才數尺洛人范季平子婦病瘦累年浸亦短縮紹興六年春卒於臨川才如六七歲兒亦可怪也

江南人謂社日有霜必雨丙辰春社繁霜覆瓦次日果大雨

洪州之北四十里地名辟邪以江邊有此石獸故以爲名余過彼得破甃上有隸書開皇九年四字竟不知墓爲何人又洪撫之間地名清遠有淨居院余又得一塋四傍皆印開皇十六年字寺後山上有壽章亭亭前樟木圍三尋多題詩云三經霹靂中有巨蛇也東坡葬汝州其墓甃皆印東坡二字洛人王壽卿所篆余在襄陽得隸書宋昇明三年韋長史墓塋考之睿之父也餘六百年矣堅實可作硯避地亦棄於陽翟善財寺中

韓岳知剛福州長樂人嘗監建溪茶場云茶樹高丈餘者極難得其大樹二月初因雷迸出白芽肥大長半寸許採之浸水中俟及半觔方剝去外包取其心如鍼細

僅可蒸研以成一胯故謂之水芽然須十胯中入去歲舊水芽兩胯方能有味初進止二十胯謂之貢新一歲如此者不過可得一百二十胯而已其剝下者雜用於龍團之中採茶工匠幾千人日支錢七十足舊米價賤水芽一胯猶費五千如紹興六年一胯十二千足尚未能造也歲費常萬緡官焙有緊慢火候慢火養數十日故官茶色多紫民間無力養火故茶雖好而色亦青黑宣和中臘月貢或以小株用硫黃之類發於蔭中或以茶子浸使生芽十胯中八分舊者止微取新香之氣而已入香龍茶每觔不過用腦子一錢而香氣久不歇以二物相宜故能停蓄也

曆日中治水龍數乃自元日之後逢辰爲支卽是得寅卯在六日爲豐年之兆李舍人璆西美云李善三命術於陰陽書多通

呂丞相元直以使相領宮祠卜居天台作堂名退老每誦少陵窮老真無事江山已定居之句以自況時賦詩者百數李伯紀職大觀文官銀青帥福唐亦寄題二篇其末章云片帆雲海無多地歎息何由厠末賓時謂二公窮老末賓何言之謙也

晉史溫嶠傳司隸命爲都官從事庾敳有重名而頗聚斂嶠舉奏之京都振肅敳傳云溫嶠奏之敳更器嶠目嶠森：如千丈松雖礪砢多節施之大厦有棟梁之用

雜勅編

卷

而和嶠傳云遷太傅從事中郎庾敳見而歎曰嶠森：如千丈松雖礪砢多節目施之大厦有棟梁之用則二嶠傳皆載未知孰爲是也

楚州有賣魚人姓孫頗前知人災福時呼孫賣魚宣和間上皇聞之召至京師館于寶籙宮道院一日懷蒸餅一枚坐一小殿中已而上皇駕至徧詣諸殿燒香末乃至小殿時日高拜跪既久上覺微餒孫見之卽出懷中蒸餅云可以點心皇雖訝其異然未肯接孫云後來此亦難得食也時莫悟其言明年遂有沙漠之行人始解其識

建炎三年己酉胡騎至浙東破四明明年虜去時呂源

知吉州葺築州城役夫於城脚發地得銅鐘一枚下覆
麓岳意其中有金壁之物竟往發之乃枯骨而已衆忿
其勞力盡投于江中視銅鐘之上有刻文云唐興元初
仲春中巳日吾季愛子役築於廬陵墮于西壘之巔吾
時司天文昭政命令晦明康定之始末欲塋于他山就
瘞于西壘之垠吾卜茲土後當火德五九之間世衰道
敗浙梁相繼喪亂之時章貢康昌之日復工是壘吾亦
復出是邽東平棗工決使吾愛子之骨得同河伯聽命
于水府矣京兆逸翁深甫記按唐興元元年甲子歲朱
泚李懷光僭叛德宗自奉天移幸梁州之歲二月十二
日甲子李懷光反中巳蓋十七日己巳也康定之始則

雞肋編

卷三

六月甲辰泚始伏誅七月壬午至自興元之時也迨建
炎四年庚戌三百四十七年矣如火德浙梁相繼康昌
東平水府之讖莫不皆符但五九之數未解而復出是
邽未知為誰則逸翁之術亦可謂精矣

崇寧中李誠編營造法式云舊例以圍三徑一方五斜
七為據疎略頗多今按九章筭經圓徑七其圍二十有
二方一百其斜一百四十有一八稜徑六十每面二十
五其斜六十有五六稜徑八十有七每面五十其斜一
百圓徑內取方一百中得七十有一方內取圓徑一得
一六稜八稜取圓准此又載名物之異曰牆名五牆
壁柱礎名六礎謂之石礎音頂今材名三方材拱名六拱

開

無由傾則塞上之寒隱居生於東南蓋未之見耳

蘇子瞻與劉孝叔李公擇陳令舉楊公素會于吳興時張子野在坐作定風波詞以詠六客卒章云盡道賢人聚吳分試問也應旁有老人星後十五年蘇公再至吳興則五人者皆已亡矣時張仲謀張秉道蘇伯固曹子方劉景文爲坐客仲謀請作後六客詞云月滿苕溪照夜堂五星一老鬪光芒十五年間真夢裏何事長庚對月獨淒涼綠髮蒼顏同一醉還是六人吟笑水雲鄉賓主談鋒誰得似看取曹劉今對兩蘇張

程俱致道以外氏蔭入官少有文稱車駕在錢唐不試而除三字其謝表云以權德輿之器業李衛公之才猷

雜力編

九五

宋綬之該通韓維之方悟乃始不由科第自致清華若楊大年之一世英豪歐陽脩之諸儒領袖安石之經術蘇軾之文章故皆不待試言徑司辭命如臣何者濫繼前修蓋自唐以來才十數人亦可謂榮矣然自是率多不試人反以爲濫也

吳玠正仲家蓄唐以來墨諸李所製皆有之云無出廷珪之右者其堅利可以削木渠書華嚴經一部半用廷珪才研一寸其下四秩用承晏墨遂至二寸則膠法可知矣王彥若墨說云趙韓王從太祖至洛行故宮見架間一篋取視之皆李氏父子所製墨也因盡以賜王後王之子婦蓐中血運危甚醫求古墨爲藥因取一枚投

烈火中研末酒服即愈諸子欲各備產乳之用乃盡取墨煨而分之自是李氏墨世益少得云余嘗和吳觀墨詩云賴君陳玄典籍傳肯教邊腹擅便：竟誇削木真餘事却笑磨人得永年三友不居毛穎後五車仍在楮生前祇愁公子從醫說火煨生分不直錢

吳玠正仲著漫堂集載唐顧況老夫子作詩云老人哭愛子淚下皆成血老人年七十不作多時別每誦詩哭之哀甚未幾復生子非熊能道前世事云在冥中聞其父哭并詩不勝其哀懇於冥官復為況子非熊仕至起居舍人朱明發晉叔紹興辛亥十月末在蒼梧失子其子未病時書牕壁皆作十月十日字既卒夢於其母且

復為子壬子十月十日於五羊果復得子其事頗與非熊類可謂異矣晉叔賢厚是宜有子者余亦識晉叔宋城人丁巳歲為浙西提舉市舶其室王氏亦睢陽人景融之女同老之孫也

吉州萬安縣至虔州陸路二百六十里由贛水經十八灘三百八十里去虔州六十里始出贛石惶恐灘在縣南五里東坡貶嶺南有初入贛詩云七千里外二毛人十八灘頭一葉身山憶喜歡勞遠夢地名惶恐泣孤臣注云蜀道有錯喜歡舖入贛有大小惶恐灘天設此對也其北歸云子發虔州江水清漲丈餘贛石三百里無一見者惶恐之南次名漂城延津大蓼小蓼武朔崐崙

梁口橫石清洲銅盤落瀨大湖狗脚小湖碣機天柱鼈
口凡十八灘自梁口灘屬虔州界又有錫州大小湖李
大王四洲水漲或落皆可行惟石没水不深爲可畏也
蔡確持正始爲京兆府司理參軍會韓子華建節出鎮
初到燕設蔡作口號有儒苑昔推唐吏部將壇今拜漢
將軍之句公喜薦之改京秩元豐中致位宰相元祐初
責知安州後圃有浮雲樓樓下臨沅河嘗賦十詩有葉
底出菓黃口開溪邊逐隊小魚忙之句又一絕云矯
名臣郝甑山忠言直節上元間釣臺蕪没知何處歎息
斯公撫碧灣時宣仁聖烈皇后聽政知漢陽軍吳處厚
皆注釋以進坐謗訕貶新州而死其始終盛衰皆以詩

雞肋編

卷七

句亦可異也然元祐黨人之禍自此而起幾與牛李之
策相類

太史公作伯夷傳但云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而
論語音注引春秋少陽篇謂伯夷姓墨名允一名元字
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夷齊謚也陸德明取之不知少
陽篇何人所著今世猶有此書否如趙岐謂孟軻字則
未聞而李翰注蒙求引史記云字子輿今觀史記則未
嘗有劉孝標亦云子輿因臧倉之訴五臣注爲孟軻字
也

蔡忠愍旣以詩得罪遂以言爲戒其往新州止攜一愛
妾號琵琶姐又蓄一鸚鵡甚慧每呼其妾亦不言止擊

小鐘鸚鵡聞之即傳呼琵琶姐未幾其妾瘡癘而死自是不復擊鐘一日因聖節開啓遂服冠裳而帶尾誤擊鐘有聲鸚鵡遂呼琵琶姐公大感愴因賦詩云鸚鵡聲猶在琵琶事已非堪傷漢江水同去不同歸自是鬱成病以致不起

沈存中筆談載雷火鎔寶劍而鞘不焚與王冰注素問謂龍火得水而熾投火而滅皆非世情可料余守南雄州紹興丙辰八月二十四日視事是日大雷破樹者數處而福慧寺普賢像亦裂其所乘獅子凡金所飾與像面皆銷釋而其餘采色如故與沈所書蓋相符也

淵聖皇帝以星變責躬詔云常膳百品十減其七放減

雞肋編

癸

宮女凡六千餘人則道君朝蓋以萬計矣見吳玠承旨摘文集

苾胡本草音柴而劉禹錫集音紫按廣韻苾字有二音苾胡則音柴苾草苾蓋則音紫按少陵詩云省郎憂病士書信有柴胡正用柴字則劉集音恐誤也又仙靈脾柳子厚作毗字宜當從柳本草木部鹽麩子云樹葉如椿子秋熟有穗粒如小豆上有鹽食之酸鹹止渴一名叛奴鹽而五倍子生此木葉下本一物也乃載於草部按玉篇楠音皮秘平秘二切云木名出蜀中八月中吐穗如鹽狀可食味酸美即鹽麩子也本草云生吳蜀山谷五倍子疑為吳楠子語訛而然耳又猪苓一名猥豬

屎陶隱居云舊云是楓樹苓其皮至黑作塊似豬屎故以名之按通俗文豬屎曰齧音靈恐當用齧字

東坡居士云嶺南地暖百卉造作無時南雄州在大庾嶺下纜數十里與江南未相遠也而氣候頓異二月半梨花已謝綠葉皆成陰矣如若榴四時開花橘已實仍藥或發於大本之上却無枝葉此尤可怪然花發不數日輒謝香氣亦薄蓋其津脉漏泄者多故也退之詩云二年流竄出嶺外所見草木多異同冬寒不嚴地怕洩陽氣發亂無全功浮花浪蘂鎮長有纜開還落瘴霧中又其開發先在西北枝而北嚮常盛者緣日行非南至之極則猶在其北故尔

雜助編

五九

高適調封丘尉不得志去客河西節度使哥舒翰奏爲右驍衛兵曹參軍掌書記杜子美有詩送之云脫身簿尉中始與捶楚辭韓退之作荆南法曹與張籍詩云判司卑官不堪說未免捶楚塵埃間杜牧之亦有寄小姪阿宜詩云參軍與縣尉塵土驚動勸一語不中治笞箠身滿瘡則唐世曹掾簿尉皆未免於鞭朴而史不載所以責官多使爲之欲重爲困辱也

熙寧初有士子上書迎合時宰遂得堂除蘇長公以俚語戲之曰有甚意頭求富貴没些巴鼻便姦邪而其後禪林釋子趨利諛佞又有甚焉懶散揚峒續成一絕云當時選調出常調今日僧家勝俗家

曆日中有載除手足甲又有除手足爪甲爪之異必自有說而未有能辨之者或謂附肉為甲則甲何可除也廣南俚俗多撰字畫以夸為恩奎為穩養為矮如此甚衆又呼舅為官姑為家竹舉為逍遙子女婿作駙馬皆中州所不敢言而歲除爆竹軍民環聚大呼萬歲尤可駭者

顏延年詠阮始平云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五臣注云山濤薦咸為吏部郎三上武帝帝不能用荀勗性自矜因事左遷咸為始平太守麾指麾也按麾字古亦用為揮斥之字而杜牧之將赴吳興登樂游原絕句云欲把一麾江海去樂游原上望昭陵後人因此遂專作旌麾以對五馬為太守故事而牧之黃州即事云莫笑一麾東下計滿江秋浪碧參差乃在吳興之前時無把字不知訓麾為何義也

雜助編

百

南安軍工猶縣北七十里石門保小邏村出堅石堪作茶磨其佳者號掌中金小邏之東南三十里地名童子保大塘村其石亦可用蓋其次也其小邏村所出亦有美惡須石在水中色如角者為工其磨茶四周皆勻如雪片齒雖久更開斷去虔州百餘里價直五千足亦頗艱得世多稱耒陽為上或謂不若工猶之堅小而快也韶州有漢隸書周府君功勳記銘云諱環字君光下邳人熹平二年為桂陽守開昌樂瀧為舟人之利廟食連

州而碑在曲江郊外為風日所剝紹興七年始遷于城中其後刊太和九年云云字作今體按太和之號乃魏明晉廢後魏孝文石勒李勢皆常以名年而四非其正朔所及晉太和之歲數未常至九疑唐太宗太和重刊之碑也自熹平二年至太和九年已六百六十三歲矣又至紹興丁巳凡九百三十五年若其本刻字畫不能如是之完也

劉伯龍欲謀什一而為鬼揶揄則貧富固有定分非智力所能移也潁昌士人馬磐能文有行義受業之徒多中科第獨未嘗得預鄉薦其貧幾無壁立有女年長無資以適人眾為斂錢以嫁未幾歸寧感寒疾數日而卒

雜肋編

一

夫家在外邑方暑不可待其至又丐貸以殮既闔棺聞其呼聲云復生釘不可發破木以出視其殮衣皆使脫去遂若平人其家既喜且倦皆酣寢是夕盜者盡偷衣衾之屬莫有覺者至明方中官捕賊則其女復死矣天之窮人其巧如此

天下之事有不學而能者儒家則謂之天性釋氏則以為宿習其事甚眾唐以文稱如白樂天七月而識之無二字權德輿三歲知變四聲四歲能為詩韓退之自云七歲讀書十三而能文杜子美亦自謂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凰九齡書大字有作成一囊若李泌之賦方圓動靜劉晏之正朋字豈學之所能至哉以羊祜識庾環

之處推之則宿習爲言信矣

章誼宜叟爲戶部尚書閉門謝客雖交舊亦莫之接有輕薄子一日留刺闈者多與之錢屬其必達章視其銜乃崖州司戶參軍薛柳也遂解門者至臨安府人益以爲笑又有太府寺丞華上留守呂丞相書於紙尾圖男女之狀又與中丞周子武書於其銜下云男愚兒上周某皆一時異事也

吳玠正仲云渠爲從官與數同列往見蔡京坐于後閣京諭女童使焚香久之不至坐客皆竊怪之已而報云香滿蔡使卷簾則見香氣自他室而出靄若雲霧濛濛滿坐幾不相睹而無煙火之烈既歸衣冠芳馥數日不

雞肋編

百三

歆計非數十兩不能如是之濃也其奢侈大抵如此

宗室熙寧之前不以服屬皆賜名補環衛官嘗有同時賜名爲叔總叔是叔渾叔齡之隱詆因以致訟後雖不敢然親昆弟有名不邇不邇者訖不知改後袒免之外皆父祖命名有伯珙者輒爲抱券人誤寫作璫遂仍其謬既而試進士中第自范致虛唱名誤呼甄姓後皆令自注姓名音切而求之廣韻玉篇凡字書中皆無玉旁作恭字音乃止以居悚切注之衆皆不悟遂形誥勅後世當又增此一宇亦可笑也

江州廬山西林乾明寺經藏壁間有唐戊辰歲樵人王翰畫須菩提像世以王爲與杜子美卜隣者按文苑傳

翰字子羽并州晉陽人少豪健恃才及進士第然喜蒔酒開元十一年張說輔政召為秘書正字擢通事舍人駕部員外郎家蓄聲伎目使頤令自視王侯人莫不惡之十四年說罷宰相翰出為汝州長史徙仙州別駕日與才士豪俠飲樂遊畋伐鼓窮歡坐貶道州司馬卒則西林所畫蓋自仙州貶營道時過九江也筆墨簡古非畫工所能自開元十六年戊辰建紹興九年己未四百一十二年矣今獨石刻存焉

廣南可耕之地少民多種柑橘以圖利賞患小蟲損食其實惟樹多蟻則蟲不能生故園戶之家買蟻於人遂有收蟻而販者用猪羊腓盛脂其中張口置蟻穴傍俟

雞肋編

頁三

蟻入中則持之而去謂之養柑蟻

藝祖皇帝以開寶九年十月二十日癸丑上仙其夕有雲物之異自是每歲忌辰必有雨雪風列之變至紹興九年凡一百六十五年威靈如在視唐文皇玉衣之舉鐵馬之汗蓋過之遠矣其神異之事已載於國史方潛隱時自鳳翔道過原州嘗息棠木之陰日已轉而蔭不移至今其木枝條皆有龍角之狀其所寢之地草獨不生此實錄之所遺者余作倅臨涇嘗親至其下為築垣以護

惠州博羅二山羅山傍海博山祠並又在海中形圓而尖今博山香爐取其狀類也羅山又名羅浮云在海中

浮而至山下有延祥寺嘗有柑一株太平興國中有中
人取其實以進愛其味美因移植苑中故世貴之竟傳
羅浮柑今山中更不復有而其名不泯

呂惠卿吉甫自負高才久排擯在外大觀中始召至京
師為太一宮使時年八十歲矣視宰輔貴臣皆晚進出
己下者意氣頗自得一日延見衆客有道士亦在其間
自稱宗人禮數簡易呂視之不平因問其所能曰能詩
呂顧空中有紙鳶即使賦之道士應聲曰因風相激在
雲端擾：兒童仰面看莫為絲多便高放也防風緊却
收難呂知其譏己有慚色方顧他客已失所在其風骨
如世之畫呂洞賓人皆疑其是也

雞肋編

高

紹興九年歲在己未秋冬之間湖北牛馬皆疫牛死者
十八九而鄂州界麀鹿野猪虎狼皆死至於蛇虺亦殫
於路傍此傳記所未嘗載者若以惡獸毒螫之物自斃
為可喜而牛馬亦被其災是未可解也

東坡在惠州作梅詞云玉骨那愁煙瘴冰姿自有仙風
海仙時遣探芳叢倒掛綠毛么鳳素面嘗嫌粉汙洗粧
不退唇紅高情易逐海雲空不與梨花同夢廣南有綠
羽丹觜禽其大如雀狀類鸚鵡棲集皆倒懸於枝上土
人呼為倒掛子而梅花葉四周皆紅故有洗粧之句二
事皆北人所未知者

李文定公族孝博之子僊字全夫喜食糟蟹自造一大

爨凡數百枚食之止餘一枚取出置器中忽起行逐之
不可及遂失所在孫威敏公夫人邊氏喜食鱠須目見
割鮮者食之方美一日親視庖人將生魚已斷成鱠忽
有睡思遂就枕令覆魚於器俟覺而切乃夢器中放大
光明有觀音菩薩坐其內遽起視魚諸鱠皆動因棄於
水中自是終身蔬食余在順昌見同官二人年六十餘
以無子戒不食魚未幾皆有子遂刻文以勸人亦自不
食建炎三年在平江之常熟家人謂鮭魚出水即死食
之非殺亦斷爲鱠至暮欲再烹而動此皆與唐文宗食
蛤蜊之事相同若無善緣剛強不可化者亦不復見此
事也

唐李賀父名晉肅而賀不敢應進士舉韓愈作諱辯以
譏避之爲非紹興中范滂知鄂州以父名岬辭不聽而
唐馮宿父名子華及出爲華州刺史乃以避諱不拜賈
曾景雲二年授中書舍人以父名忠言因辭拜諫議大
夫開元初復拜中書舍人又固辭議者以中書是曹司名
又與曾父音同而字別於禮無嫌乃就職此字同而音
異與字異而音同事蓋相類又二名偏諱皆所不當避
者而唐世法乃聽之與今條令蓋少異矣宗室令時德
麟父名世曼及除提舉萬壽觀雖字有古今之殊比之
子華則若可避而朝廷亦不許法謂府號官稱犯父祖
名者皆合避而馬騭父名安仁紹興八年知衡州以縣

有安仁乞避則遂聽其辭雖不應令而推之人情亦近厚之一端也

本草載白花蛇一名褰鼻地生南地及蜀郡諸山中九月十月採捕之圖經云其文作方勝白花喜螫人足黔人被螫者皆立斲之其骨刺傷人與生螫無異今醫家所用惟取蘄州蘄陽鎮山中者去鎮五六里有靈峯寺寺後有洞洞中皆此蛇而極難得得之者以充貢洞內外所產雖枯兩目猶明至黃梅諸縣雖隣境枯則止一目明其舒州宿松縣又與黃梅為隣間亦有之枯則兩目皆不明矣市者視此為驗以輕小者為佳四兩者可直十千足土人冬月尋其蟄處而墪取之夏月食蓋盆盆子者治疾尤有功採者置食竹筒中作繩網以繫其首剖腹乃死入藥以酒浸炙去首與鱗骨三兩可得肉一兩用也

雞助編

頁

孫真人備急千金要方大醫精誠篇云自古名賢治病多用生命以濟危急雖曰賤畜貴人至於愛命人畜一也損彼益己物情同患夫殺生求生去生更遠吾今此方所以不用生命為藥者良以此也其蠶蟲水蛭之類市有先死者則市而用之只如雞卵一物以其混沌未分必有大段要急之處不得已隱忍而用之能不用者斯為大哲亦所不及也至後有用雞子者則云用先破者有力於婦人白薇丸方云三月擇食時可食牛肝及

心不可故殺令子短壽鯉魚湯與治水方皆云勿用生魚論諸毒螫則云凡見一切毒螫之物必不得起惡心向之亦不得殺若輒殺者後必遭螫始亦難差小兒狗齧方云勿令狗主打狗於毒螫傷人之物尚不忍生心而加華況其他乎其仁慈可謂至矣而新校治婦人妊娠諸方皆用烏雞之類割頸取血以煎藥乃高保衡孫竒林億以崔氏纂要等方所增加也不特失真人之心又慮後世更疑不用生命以爲虛語故余於本草蒙求注中已辨其事今更載于此以釋來者之惑云

廬山記載錦繡谷三四月間紅紫匝地如被錦繡故以爲名今山間幽房小檻往種瑞香太平觀東林寺爲

雞肋編

一頁

盛其花紫而香烈非羣芳之比始野生深林草莽中山人聞其香尋而得之栽培數年則大茂今移賀幾遍天下蓋出此山云余嘗在京口僧舍有高五六尺者云已栽三十年而澧州使園有瑞香亭刻石爲記云其高丈餘大觀中余官于彼亭記雖存而花不復見東都貴人家有高尺餘者已爲珍木置于陰室溉以佳茗而鄧州人家園圃中作畦種之至連大枝採斫不甚愛惜花有子歲取以種其初蓋亦得於山中不獨江南有也

韓信傳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袴下後云召辱已少年今出袴下者以爲楚中尉徐廣注云袴一作跨跨股也音同又云漢書作跨同耳

按玉篇袴音苦故切騰股也音與袴同跨苦化切跨越也又兩股間也跨兩股間也音與跨同跨跨字相類而音韻不同今學者亦未嘗分別前讀跨爲庫音世必笑之諸書音如此者甚衆聊舉其一焉

會稽士人有錢唐休者頗有聲于時趙丞相當國人薦之者方議除擢會有邊報小警視奏目中適見其姓名趙不悅曰錢唐遂休乎因置不用後趙引折彥質爲樞密其院中奏牘書名相次人有諧之者謂趙鼎折爲不祥乃與錢事相類古今以讖語而爲禍福者多矣雖有幸不幸蓋亦數使之然也可勝歎哉

余寓居上饒數問信州之得名於邦人莫有知者後觀

圖經載弋陽縣有信義港以地極肥饒人多信厚而得名疑州之爲稱或以是也而夔州其先亦名信州子美詩云俱客古信州者蓋謂夔州亦未究其得名之故新州城中甚隘居人多茅竹之屋有士子於附郭治花圃初爲一堂前後兩廡頗極爽麗每延過客遊宴屢乞堂名而未得一日夢一貴人坐其堂上士子者從之游亦若平日懇以名堂顧視久之曰可以二相名之即寤而覺殊不曉命名之旨未幾蔡持正坐譏訛貶新州既至無宅可居遂求堂以處士子欣然納之意其再入而竟死于彼蔡之貶人謂劉莘老爲有力至紹聖初劉旣坐責當路者故以新處之其至方暑尤急於問舍又欲

假堂為館士子以二相為不祥不許而劉請甚堅不得已以夢告之劉以蒸濕不堪又以其言為未信竟借以居亦終于堂中則二相之名蓋預定於數矣與靈公之為靈何以異哉

杜少陵新婚別云雞狗亦得將世謂諺云嫁得雞逐雞飛嫁得狗逐狗走之語也而陳無已詩亦多用一時俚語如昔日剜瘡今補肉百孔千竅容一罅拆東補西裳作帶人窮令智短百巧千窮只短檠起倒不供聊應俗經事長一智稱家豐儉不求餘卒行好步不兩得皆全用四字巧手莫為無麪餅巧媳婦做不不應遠水救近渴誰能留渴須遠井遠水不救近渴瓶懸甕間終一碎反罐上

雞肋編

一頁

破急行寧小緩急行趕過早作千年調一生也作千年

調人作千年調拙勤終不補將勤補拙斧斫仍手摩大斧斫了手摩

娵驚雞透籬犬升屋雞飛狗割白鷺股何足難鷺鷥腿工割股

薦賢仍賭命而東坡亦有三盃軟飽後一枕黑甜餘皆

世俗語如賭命軟飽猶可解而黑甜後世不知其為睡

矣如詩之串夷載路書云弔由靈安知非當時之常談

也

西北人生子其儕輩即科其父首使作會宴客而後已

謂之掙帽會江浙人家生女多者俟畢嫁亦大會親賓

謂之倒箱會廣南富家生女即蓄酒藏之田中至嫁方

取飲名曰女酒貧家終身布衣惟娶婦服綃三日謂為

郎衣此皆可爲對者蜀人每食之餘不問何物皆投於一器中過三月方取食謂之百日漿極貴重之非至親至家不得而享也江南閩中公私醞釀皆紅麴酒至秋盡食紅糟蔬菜魚肉率以拌和更不食醋信州冬月又以紅糟煮鮫鯉肉賣鮫鯉乃穿山甲也

富季申樞密院奉祠居婺州忽夢行道工憇大木下有人止歧路云此入閩中路也未幾除守泉南行至江山道中時方秋暑從者疲茶果憇于大木之下有過之者曰此入閩中路也宛如夢中所見乃太息曰雖欲不來其可得也

雞肋編

軍

年時廖爲中丞鄭望之侍郎領宮祠居上饒後數月劉得信州到未久廖以宮觀罷歸南劍道由信上鄭往謁之初未相識問之乃同榜登第是日用中赴州會方坐即云鄭顧道在此某與之却是同年與夢中所聞略無少異則出處升沈動靜語嘿悉皆前定也

靖康之後時方用兵急於人才故士大夫多奪哀起復自是凡軍假攝有不待朝命而行者已而雖非軍旅及籍材幹多以急祿而起李將仕東云在興國軍有通山縣尉以喪母在告旣而出參人皆駭愕而不敢問數日之後同僚見其中用縞素問其所以云先妣不幸曰如此何故參告云某已於几筵前拈香起復矣禮義之喪

一至于此是可歎也

宣和中濟南州宅中有鬼爲美婦人以媚太守其後林震成材司業出守是州初到乃雜於官奴中黥衣淺色無粧飾頰長而美頗異于衆林儒者雖心怪之未欲詢究後屢閱公宴竟不見此人乃問之隊長告以服飾狀貌衆皆云無林方惑之次日遂徑入堂室林遂親愛之自是與家人雜處無相忤也一日二小女兒戲於堂上婦人過而衣裾誤拂兒面其人詬之婦人笑而回以手捧兒面捫之面遂視背不能回轉舉家大異始知妖異時何執中爲丞相林乃其婿奏聞徽宗至遣法師以符籙驅治終莫能逐乃移林知汝州未幾林竟卒

雜助編

五

呂洞賓嘗遊宿州天慶觀道士不納乃宿于三門下採栢葉而食踰月方去臨行以石榴皮書于道士門扉上云手傳丹篆千年術口誦黃庭兩卷經字皆入木極深後人有疾病者刮其字以水服之皆愈今刮取門木皆穿透矣又楚州紫極宮門楣壁上亦有題詩云宮門一開入臨水凭闌立無人知我來朱頂鶴聲急人取字土亦皆穴也

建炎初車駕自維揚渡江金人分兵逼壽春衆劫太守馬識遠使投拜馬拒之率兵城守卒能保全及虜退其嘗欲降者反不自安乃謀殺太守以掩前失曰守若存我輩終不得全幕官王大節曰彼有家屬如何於是盡

殺推大節權領州事以太守首先投降及兵退尚不肯
用建炎年號具奏朝廷乃擢大節通判權州事紹興二
年大節與徐兢明叔俱在孟庾幕中一日大節與徐論
禪曰罪福之事報應有無徐云未了還須償宿債大節
曰如何可脫徐曰法心覺了無一物趙州和尚道放得
下時都沒事若放不下冤債到來何由禪免王面發赤
次日具飯邀徐密告壽春之事曰還可脫免否明叔曰
如趙州言放得下始得王曰如何放得下明叔曰惟覺
能了翌旦徐與同官王昌俱訪大節忽言病來又曰了
不得了不得且救我遂倒仆二公取艾灸其臍中方三
四壯矍然而起曰知罪過知罪過又曰且放我寬語言
紛紜莫能悉記二公驚出但聞哀祈之聲久之竟死孟
與徐皆能道其事

雜助編

重三

齊志道在洪州一日忽病狀如傷寒發熱已而手足厥
冷湯劑不能下昏：熟睡但微喘息迫暮忽大呼索湯
餅家人急奉之乃以手取麪搏成塊齧齧之家人驚異
乃曰朝議才省來且慢喫遂怒目曰那得朝議來我是
密州高安縣販邵武軍客人被你朝議在吉州權縣將
我六箇平人悉做大辟殺了今來取命你朝議已去久
矣家人聽其聲乃東人語音狀怒可畏但涕泣而已少
頃遂仆徐明叔與齊鄉人知其不妄

孫延直德中云渠在

有尉李脩以捕盜賞改承務

郎而盜中一名乃逃軍李以拒捕殺之受命之日家中置酒爲慶明日五口皆生瘰癧數月之間死者四人惟妻平日不爲夫所禮乃獨存李臨終瘰潰透腦髓流出數日方死又一同官性嚴酷訊囚多過數晚年苦兩足浮腫醫療莫効久之肉爛指落浸淫潰至半脛而死不可不戒也

陳 寶之徐州彭城人慶曆元年以外舅龐穎公籍任爲太廟齋郎後爲雍丘縣主簿薦改官者凡十七人廷見仁宗怪其多時穎公爲樞密使仁宗務抑勢家特不與改再授忠武軍節度推官旣罷舉者亦十餘人乃止以五名應格比引對其一舉者不可用亦不果改京京秩又射冀州支使至治平二年方遷大理寺丞世徒知以多而報罷不知後以少而失信乎爲有命也其子師道無已作先君事狀亦載此

信州弋陽縣海棠滿山村人至并花伐以爲薪廣南以棖啖豬處州龍泉以筍亦然温州四時有蘭各是一種衡州耒陽縣有桃一株結子而穰不甚實廣州有無核枇杷海南有無核荔枝一株嚴州通判廳下有花數種而合爲一樹云見於唐杜牧詩中宣和間欲移取屢矣卒以盤根不可徙而止然其花終無能名者

仙茅一名婆羅門參出南雄州大庾嶺上以路北雲封寺後者爲佳切以竹刀洗暴通白其寺南及他處者即

心有黑暈以此爲別

婺州義烏縣有葉練師者本善菑村田家女隨嫂浣紗於溪中見一巨桃流於水上乃取以遺嫂時方仲冬嫂以其非時又若食餘因棄不取女乃啖之歸遂絕粒踰年之後性極通慧初不識字便能操筆書有楷法徽宗聞之召至都下引入禁中賜號鍊師

孫延壽嚮仲云渠知餘杭縣日有臨安鐵塔院僧志添來爲縣人作水陸齋時周常仲脩侍郎居烏墩有二弟元賓元輔在餘杭添見元賓曰侍郎安否承務可急往見之昨夜水陸會中却見侍郎來赴也周信之亟買舟而去至則仲脩已不幸矣又嘗謂周邠開祖曰公何故來看水陸且宜將息未幾周亦卒添作水陸齋極嚴潔多見亡者道其形貌語言甚異人歸向之黃魯直爲之寫草庵歌刻石傳于世

雜物編

一百四

廖剛爲中丞建議令兩制舉士拔擢超用時李光自江西帥作參政有機宜呂廣問欲加引用廖與給事中劉一止中書舍人周葵遂通薦之李又求於秦相欲置之文館雖已許之久而未上乃以呂賀其執政啓以示秦其中自有云屈己以講和而未決傾國以養兵而兵愈驕丞相固已不樂至四方屬意固異於前後碌碌無聞之人百辟承風尤在於朝夕赫々有爲之際秦意愈怒訖不與之至爭辯於上前李由是罷廖與周劉亦被逐

及其門人又成一黨

中人趙舜輔希元自負詩文每以東坡為標準居處齋室皆取其言以為名嘗種芍藥于亭下以蘇詩有亭下殿餘春之句遂榜曰殿春亭作橫牌書之同列有惡之者乃謂其家有亭春殿由是出為衢州兵官時趙令矜表之寓居西安亦好吟詠每相譏評後表之除浙西憲舜輔疏其短引嫌乞避遂移嚴州而憲亦罷焉

鄭範季洪信州貴溪人登第久不仕嘗獻書五十篇言當世之務號芻蕘論朝廷止除充嚴州教授而已其論相篇云臣觀漢有天下三百年其為輔相者四十有七人獨前稱蕭曹後稱丙魏唐有天下三百年其為輔相

雞肋編

五十五

者三百六十有九人獨前稱房杜後稱姚宋漢唐歷年相若而命相多寡幾十倍之差疑漢有所遺而後世任相亦不專於前古也又災異篇云春秋二百四十年日食三十六西漢二百一十二年日食五十二唐二百八十九年日食九十三春秋地震五西漢載於史者亦五東漢四十九唐七十有四則災異亦浸多於古余在紹聖間見東京相國寺慧林禪院長老佛陀禪師德遜云少時嘗以平歲秋成粟穗量其短長數其粒數至中年已後數量校之漸不及前至其晚年豐歲反不迨少時之凶年信釋氏入末劫之說為信則災異之多疑與遜之言亦相符也至於人之壽福亦安得如前人乎

誕日禁屠宰始於隋文帝為先帝先后追福其後不見于史唐玄宗開元十七年八月五日為千秋節王公已下獻鏡及承露囊天下諸州咸令宴樂休假三日仍編于令從之文宗長慶四年十月十日慶成節詔自今宴會蔬食任陳脯常為永例武宗開成五年以二月十五日玄元皇帝降生日為降聖節六月十二日皇帝載誕之辰為慶陽節懿宗七月

為延慶節昭宗二月二

十二日為嘉會節哀帝九月三日為乾和節餘不盡見皆三教入殿講論於寺觀設齋不得宰殺然初即位未便立節名惟昭哀改元已立此見於唐舊史而新史又止載千秋節名後世遂為盛禮天下宴飲公私勞費雖禁屠宰而殺害物命甚多宗寧中始有獻議令宴設止用羊豕余在靖康間嘗乞廢罷獻諛已久訖莫肯從

雞肋編

百十六

唐劉思禮少嘗學相術於許州張憬藏相已必歷刺史位至太師及為箕州刺史益自喜以為太師之職位極人臣非佐命無以致之乃與綦連耀謀反被誅憬藏以善相在方伎傳然其所載但言所中者耳如相思禮之謬蓋不少也

王介甫作韓魏公挽詩云木稼嘗云達官怕山摧今見哲人萎時華山崩京師木冰極為中的人多不見木稼出處按舊唐書五行志開元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雨水冰凝寒凍冽而數日不解寧王見而歎曰諺云

樹稼達官怕必有大臣當之其月王薨

窟礪子亦云魁礪子作偶人以嬉戲歌舞本喪家樂也漢末始用之於喜會齊後主高緯尤所好高麗亦有之見舊唐音樂志今字作傀儡子又笛漢武帝工丘仲所造云其元出於羗中箏策本名悲策出於胡中其聲悲亦云胡人吹之以驚中國馬云琵琶四弦漢樂也初秦長城之役有弦鼗而鼓之者及漢武帝嫁宗女於烏孫乃藏琴爲馬上樂以慰其鄉國之思推而遠之曰琵琶而近之曰琵琶言其便於事也

張易之行成之族孫則天臨朝太平公主引其弟昌宗入侍昌宗薦易之器用過臣即令召見俱承辟陽之寵

雜助編

百七

右補闕朱敬則諫曰臣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嗜慾之情愚智皆同賢者能節之不使過度則前聖格言也陛下內寵已有薛懷義張昌宗易之固應足矣近聞尚食奉御柳模自言子良賓潔白美鬚眉左監門衛長史侯祥云陽道壯偉過於薛懷義專欲自進堪奉宸內供奉無禮無義溢于朝聽臣愚職在諫諍不敢不奏則天勞之曰非御直言朕不知此賜綵百段唐之舊書詳載斯語父子兄弟君臣薦進獻納如此亦可謂之穢史矣王珪自謂激濁揚清嫉惡好善臣於數子亦有一日之長此事世皆知之李大亮爲劔南道巡省大使激濁揚清甚獲當時之譽此亦舊史之文今若用激濁揚清爲

大亮則人多以為怪矣若不記萬卷書未可輕議人文章也

唐舊史云永王璘生於宮中不更人事其子襄城王瑒又勇而有力遇兵權為左右眩惑遂謀狂悖璘雖有窺江左之心而未露其事吳郡採訪李希言乃平燝璘大署其名璘遂激怒燝報曰寡人上皇天屬皇帝友于地尊侯王禮絕僚品東書來往應有常儀今乃平燝抗威落筆署字漢儀墮紊一至於斯乃使渾惟明取希言希言在丹陽令元景曜等以兵拒之則李太白初從其行蓋璘未露其跡不然豈肯從其為逆者也而李希言署名平燝故欲激之亦可罪矣今新書皆略而不載不特璘之本謀便為犯順至於翰林之貶猶為輕典矣

雞肋編

百六

喬大觀維揚人紹興中仕宦于朝嘗有人戲之曰公可與鄭元和對喬云某豈有遺行若彼邪曰非為此也特以名同年號世未見其比耳又葉三省景參嚴州人嘗任起居舍人姓名與字皆有兩呼亦所鮮有

古人坐席故以伸足為箕倨今世坐榻乃以垂足為禮蓋相反矣蓋在唐朝猶未若此按舊史敬羽傳羽為御史中丞太子少傅宗正卿鄭國公李遵為宗子若冰告其贓私詔羽按之羽延遵各危坐於小牀羽小瘦遵豐碩頃間即倒請垂足羽曰尚書下獄是囚羽禮延坐何得慢耶遵絕倒者數四則唐世尚有坐席之遺風今

僧徒猶爲古耳

易正義釋朶頤云朶是動義如手之捉物謂之朶也今世俗以手引小兒學行謂之多莫知其義以此觀之乃用手捉則當爲朶也

世俗簡牘中多用老草如云草略之義余問於博洽者皆莫能知其所出後因檢禮部韻略惔字注云惔惔心亂也疑本出此傳用之訛故去心耳

徽宗嘗問近臣七夕何以無假時王黼爲相對云古今無假徽宗喜甚還語近侍以黼奏對有格制蓋柳永七夕詞云須知此景古今無價而俗謂事之得體者爲有格制也

雞肋編

夏

真宗不豫寇萊公與內侍周懷政密請於上欲傳位皇太子上許之皇后令軍校楊崇勳告萊公謀廢上遂誅懷政萊公貶海康以死仁宗即位賜諡忠愍命知制誥丁度爲詞曰夫徇義保躬賢哲罕兼其致原心觀行褒沮得伸其公惟節惠之舊章寔經世之明勸不有正議孰旌遺烈故開府儀同三司太子太傅上柱國萊國公寇準器資莊重風猷簡貴感會先聖綢繆工司明心若丹直道如矢逮余主卷之日實乃秉鈞之秋圖惟協恭罔有二事邁盜言之嚙啗挾危法以中傷白璧易汙貝錦難辯再罹遐謫遂及云亡終悲零露之歸徒軫幽泉之痛間雖存伸澄雪追賁寵嘉而誅功易名尚缺恩禮

沈謀秘畫淪于疑論逝者莫愬朕甚閔之謚法有危身
奉上曰忠佐國遭憂曰愨合是休典慰其營魂宜特賜
謚曰忠愨今公安縣道州鄧州皆有生祠鄧州後賜名
忠烈廟道州刊公詩二百四十篇州宅有樓號寇公而
公安插竹挂楮錢焚以祭公令生成林尤爲異也

雞肋編

雞肋編

一百一

此書莊綽季裕手集也綽博物洽聞有杜集
援證灸膏盲法筮法新儀行于世聞其他有
著述尚多惜未之見此書經秋壑點定取以
爲悅生隨抄而訛謬最多因爲是正如右然
掃之如塵尚多有疑誤時至元己卯仲春月
觀陳孝先甫誌

